

說部叢書

第七集
第二十七編

言情小說

卷上

錯中錯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商務印書館

最近

新譯小說

出版

歐美名家小說 蟹蓮郡主傳

二册

定價九角

書敘十八世紀法國革命黨謀刺攝政王事。革黨黨員某。於王有不反兵之仇。而於蟹蓮郡主有嚙臂之好。即受黨魁派遣之刺客也。蟹蓮郡主者。攝政王外婦之私生女。自幼寄居尼庵。初不自知為貴胄者也。而蟹蓮郡主之母。即刺客之兄之情人。被奪於攝政王者也。事

迹參互錯綜。文字深入顯出。又得譯者以史漢之筆行之。倍覺出色。

林紓譯

西班牙宮闈瑣語

一册

二角

書為西班牙郡主歐里亞所撰。蓋自敘其一身小史者。二十年前。西班牙國家多故。自專制而立憲。立憲而共和。共和而君主。政界風雲。白衣蒼狗。革命之際。皇族流離瑣尾。以與法國貴族有姻婭。因避亂巴黎。求庇他人宇下。直至今王亞方朔即位。始得重觀故國山河。郡主。亞方朔之

妹也。以辛苦艱難備嘗之故。因富有平等自由思想。所敘宮庭中繁文縟節。雅有皮裏陽秋。歐里亞者。亦吾國德琳郡主之流亞也。

新義俠
小說



林紓譯

書中主人翁爲一黑奴女也。於英國西方殖民地某島猝遇民變。一家人逃難相失。黑奴挈其主家之一子一女。間關跋涉而至紐約。仰給於苦工者六年。流離顛沛。極人世所難堪。卒能堅持到底。厥後無意中其主人忽與相值。竟得骨肉團聚。而黑奴以勞瘁已甚。負擔纒弛。竟長眠矣。以一不識不知之黑種婦人。而任重致遠如此。視程嬰存趙尤奇。諡之曰義疇曰不宜譯者以淵雅之筆。狀沈痛之情。其事其文。都成神品。尤爲得未曾有。

定價二角

義黑

最近出版

完全商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林紓譯



偵探
小說

書中言俄皇遊歷歐洲。虛無黨人乘時起事。一時風起雲湧。荆軻聶政之徒。無慮數十百輩。而黨中主要多貴族名媛。以金枝玉葉之尊。行燕市狗屠之事。尤爲駭人聽聞。與之對壘者爲皇家偵探。於行在複壁。發見機關。玫瑰花莖。偵知毒藥。如公輸之善攻。墨子之善禦。詠奇詭譎。匪夷所思。譯筆之佳。更不待贅。

定價二角半

羅刹雌風

新 譯 社 會 小 說

俠女破奸記

劉幼新 譯 二角五分

倫敦有貧女某。備於書記待聘公司。久之。知該公司為亂黨機關。利用貧女以濟惡。非能介紹書記者。乃設種種方法。破其奸謀。鉤心鬪角。爾詐我虞。有五花八門之妙。譯亦文從字順。書凡八節。每節一事。自具首尾。合之為長篇。分之為短篇。於閱者尤便利也。

新 譯 偵 探 小 說

假 跛 人

汪德禕 編 一角五分

書記紐約盜黨賄通富商之僕。喬裝跛人。竊富商珠寶。鉅萬。旋以分贓不均。自相衝突。偵探利用之。乃得破獲。情節頗曲折。亦偵探案之佳者。

完全華商

上海各埠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錯中錯卷上

第一章

綠陰四冒。風景宜人。來自繁華世界者。莫不徘徊駐眺曰。此賜士尼賜士花園也。園以內多植桂樹。別有一小部。則四周以桂樹爲藩籬。小扉曲徑。逶迤而入。此中植物尤繁。尋常藝殖家。或至不能舉其名。園主人署其處曰桂香小憩。東隅有紅甌小屋一。長草草攀緣四壁。如繡如畫。屋前林檎一樹。高出簷際。此天然之綠幕下。置一大理石小榻。光潔無纖塵。一風流灑落之少女。疊股坐其上。手一書。俯首而視。此少女年可十五六。衣白衣。髮金四披。領玉微露。時或一掩卷。則以蔚藍秋水。流盼左右之風物。盈盈起立。往來小步。俄而斜倚樹側。如有所懷。時則春風膩髮。鶯燕燕繞樹而飛。有一縷宛轉清脆之聲。發自少女脣際。枝頭好鳥。皆自停翅。匠以聽此窈妙之歌音。少女亦頗自得。歌兩闋。微有倦意。還坐榻上。展卷低哦。噫。此清幽靜穆之境。忽聞一陣人喧犬吠。自遠而近。少女急置書膝上。翹首外望。

則見守門小犬。並不常見之獵犬。從門外奔進。一俊偉少年。年與己相若。接踵其後。口中帶笑呼曰。沿謝。沿謝。犬兩犬奔如故。直至女前。少年亦漸近。驟見女。急止步脫帽。頷首謝曰。請姑娘恕僕唐突。僕不知姑娘在此。致多有驚擾。女坦然答曰。無妨。少年且語且凝視。意似驚歎此少女之美。方慮以唐突見罪。且不知兩犬奔入時。有無驚彼美之芳心。比聞女所答。竊幸彼美之不我嗔。旋舉手微推額上黃髮。和聲語曰。姑娘可勿畏此犬。彼不敢嚙人。少女乃以纖柔玉手。撫摩獵犬頭項間。微笑曰。妾不畏彼。少年曰。然則姑娘亦愛犬乎。少女曰。然。妾不止愛犬。凡屬動物。妾皆愛之。少年曰。僕與姑娘亦有同情。語畢。意欲辭少女出。顧己之視線。若已被絕大之吸力所吸。而不能自主者。因復語曰。今日天氣和暖。有如夏令。少停又曰。此兩犬殆渴矣。少女曰。渴乎。妾往取水飲之。少年急止之曰。不敢有勞。少女不答。置書榻上。逕進小屋去。少年欲取視。忽縮手自責曰。不可。丈夫磊落。胡可不得此女之允許。而取閱其書。遂斂手立候。俄而少女以盂承水出。置孟地上。少年

謝曰。感姑娘美意。酒謝得此。不啻仙露楊枝矣。語畢。呼兩犬共飲。少女笑睨兩犬。曰。渠渴甚。試觀渠如飲甘醲然。又謂少年曰。君渴乎。妾當爲君取牛乳。少年曰。否。僕不渴。姑娘可勿勞也。少女微笑不答。復進屋捧牛乳一盃至。授少年曰。君請飲此。少年鞠躬致謝。接盃立飲之。心感少女遇己之厚。而口未敢言也。閱者諸君至此。必謂此少女無故致殷勤於初次相見之男子。未免用情過濫。不知此少女尙在弱齡。情竇未闢。第見此少年風度倜儻。如遇極可寶玩之花卉器物。心愛好之。初未嘗雜他念也。且人於其性質相近者。往往一見傾心。甚且有聞聲相思。夢通警歎者。直類磁石之相吸。其理則在可解不可解之間耳。少年飲畢。置盃榻上。以手指書問曰。姑娘許以此書示僕否。女曰。可。此卽洛賓孫傳耳。少年曰。書中有插畫否。女曰。有。少年曰。有則甚佳。女於是展卷覓其圖畫處。少年亦坐榻上。就閱之。謂女曰。僕亦有是書。其圖畫較此本尤勝。明日當送來與姑娘一閱。女笑頷之。少年又曰。第不知姑娘月日尙在此處否。女似訝詫。答曰。妾常在此處。君何故作

此問。少年曰。僕不常來此。疑姑娘亦如我之偶爾一至耳。然則姑娘居此園中耶。曰。然。又指東隅一小屋曰。此卽妾所居。少年曰。姑娘一人居此乎。曰否。妾祖爲此園之藝師。同居於此。少年曰。令祖何名。女曰。孝勃高頓。少年欲問女名。而難於措詞。躊躇半晌。始決然問曰。姑娘亦肯以芳名見示否。女曰。妾名美翠高頓。少年低稱曰。美翠姑娘。女曰。君知妾祖管轄此園之工人多少乎。少年曰。不知。女曰。賜士尼賜士園內之工人。共十六名。皆歸妾祖管轄。妾祖精於植物學。督工人而教之。又能多致奇麗之花果。實非他園所能及。妾祖亦藉此以研究其植物學。初不能伍彼賤工。喘息流汗。親御耨耨也。少年喜曰。僕早料令祖必非庸人。與姑娘一見時。卽已決之。女又曰。妾祖性情極聰敏。以植物種類之繁。妾祖能一一疏別之。而知其性之所宜。少年曰。愧僕不及多矣。少年旣問女名。以爲女必還問己。不料女絕不問及。欲自告之。又覺不可。因又問曰。姑娘常至彼大園遊覽乎。女曰否。妾未嘗一履彼處。少年聞之。若甚失望。詫問曰。相距甚近。胡不往彼一遊。彼地較寬闊。

且多亭館。樹木亦較此園爲多。女曰然。妾知之。但妾祖未命妾往。妾不敢自往也。少年曰。令祖何故不使姑娘往。女曰。不知。大約園主人伯爵不喜外人及女子進彼園攪擾。故令妾祖孫二人居此小園內耳。少年覺此女語語至誠。而和婉肫摯之性。即可於言談中見之。旋聞女又曰。君適從大園來。殆卽居彼處乎。少年曰然。僕居彼處。姑娘謂伯爵不喜外人及女子到其園。僕亦知之。伯爵年來患足疾。大抵多病之人。每喜寂而惡擾。姑娘曾見過伯爵否。女曰。未與接見。然曾遇一人在大園外與妾祖談話。聞妾祖以主人稱之。意其卽伯爵耳。少年曰。殆是矣。又問曰。姑娘有姊妹行否。女搖首曰。無。家中祇妾與妾祖二人。少年曰。如是得毋寂寞乎。女似不解其所謂。率爾答曰。妾不以爲寂寞也。少年知其不悟己意。乃曰。姑娘再過數年。則知之矣。女曰。信乎。二人話正濃。忽見二犬皆豎其耳。飛奔而出。少年知必有人在門外經過。或將入此。犬聞履聲而出也。方欲出視。忽見一頤而瘠者闖然入。年亦甚少。黑髮分左右。目視二犬有怖色。旋憤然舉手中杖。向犬猛擊。少年

怒叱曰。汝何人。擅擊吾犬。黑髮者亦怒。答曰。汝犬嚙我。少年曰。吾犬何嘗嚙汝。凡犬見生人必吠。此彼之應有義務。汝自怯耳。擊之何爲。汝無膽汁。無勇氣。乃敢在此施野蠻手段乎。此時二人對立。先至之少年。爲此黑髮者所襯托。益顯其風儀俊偉。氣宇不凡。一一映入從旁默視之少女腦中矣。黑髮者聞少年言。大怒。更不置答。卽舉杖力擊之。女趨前。以身蔽少年。手格其杖。杖驟下。女臂上遂爲所擊。少年見之。憤甚。亦舉杖還擊。兩帽均落地。女無策。助此少年。心殊惶急。慮少年爲此黑髮者所傷。乃未及五分鐘。黑髮者已倒臥地上。少年指而叱之曰。速起再鬪。頽臥地上。非夫也。黑髮者急起立。以手拂拭衣上塵。女亦前挽少年臂曰。來來。少年本擬俟其起。再痛撲之。然當此憤氣填胸。不可遏止之時。聞女一呼。遂頓變暴厲爲溫和。唯唯應命。女復指黑髮者曰。施拉士非力齊。汝速去。汝速去。黑髮者自揣非少年敵。悻悻然出。少年徐拾起地上之帽。向女謝曰。僕太冒昧。在姑娘前有此粗暴舉動。又指犬曰。事皆由滔謝而起。女曰。非犬之罪。乃施拉士之罪耳。言時。俯

身欲抱此犬。忽一縮手。將犬放下。少年見其手顫動不已。乃頓憶女曾臂格施拉士之杖。必尙痛楚。急問曰。姑娘臂上被擊傷乎。女曰。無之。少年曰。毋誑我。請實告。女仍曰。無之。旋又曰。時已不早。君可歸矣。少年曰。若姑娘不以傷處示僕。僕誓不歸。女蹙額曰。旣無傷。將何示君。少年知其傷必不輕。意益迫切曰。若不示僕。僕終不安。女無奈。乃揎臂示少年曰。止此微傷耳。少年見其臂上已現紅黑色。且墳起。急前握之曰。可憐哉。可憐哉。又曰。僕代姑娘洗滌束之可乎。女急擺脫曰。母須爾爾。言畢。遽返身進屋。將入時。復輾然向少年曰。尙祈再會。

第二章

翌日。美翠仍攜卷出坐石榻。方展閱一二頁。憶昨日少年曾言攜書來較插畫。當不失約。又憶與少年並坐石上。批評書中事。忽被施拉士闖入。大起衝突。致已臂上亦微受杖傷。殊甚掃興。惟彼少年談吐溫柔。舉止閑雅。雖不悉彼爲誰何。而相見之下。實令人可親可近。我居此三年矣。平時伯爵賓客。從未有到此桂香小憩。

者。有之。則自昨日之少年始。佳哉此少年。我甚願再見之也。是日天氣清明。風物和暢。美翠心中亦頗怡然自樂。展卷玩誦。以鞋尖點地作拍子聲。時其祖孝勃高頓行過榻前。兩手插衣袋。略停步。謂美翠曰。汝觀書乎。美翠仰首視其祖。答曰。然。祖有事需我乎。孝勃高頓搖首曰。否。語畢即去。美翠閱洛賓孫傳約兩句鐘之久。掩卷自語曰。若人此時應來矣。豈忘昨日語耶。抑別有事不得來耶。聞風聲過樹。亦疑爲履聲。又見樹動鳥飛。日影零亂。似少年已立己前。引領傾耳。久之寂然。則不覺低低吁氣。又把卷玩視以待之。閱者諸君。美翠一見少年。卽如是縈念不忘。豈其有所屬意於彼乎。非也。蓋美翠向隨其祖父。既無姊妹之同居。復少親戚友朋之樂。孤寂如鷺。幾不知人間有交際。以爲世界人類。皆如我冷則添衣。飢則就食。暇時展卷觀書。此外無所事事矣。雖嘗於小說中。見有夫婦兄弟朋友悲歡離合之事。然未嘗身歷其境。亦漠然無所感覺。一旦與一年相若之美少年相接。又復語言投契。則其對於友道之情。自然發動。此一點眞愛。非意念所能造就。若問

美翠何以如此。卽美翠亦不能自解也。旋復揎袖視臂上受杖處。稍不措意。指觸傷痕甚痛。然念及因護此少年而受傷。不特不以爲苦。反以爲樂。竊謂吾有友矣。吾能代吾友痛苦矣。則又撫臂輾然而笑。噫。此一笑直如電力之速。吸彼少年。閉然一聲。小扉頓闕。橐囊革履聲繼之。急起視。則昨日之少年入矣。趨美翠前。摘帽爲禮曰。僕來遲矣。爲伊輩糾纏。令人忿懣。美翠喜溢眉宇。答曰。君昨日去時。未嘗訂今日以何時來。胡遂云遲。少年曰。幸姑娘能諒僕。又曰。僕今日攜得藥來。爲姑娘敷臂。言時。從衣袋中出一藥布。曰。美翠姑娘請捲袖。僕爲姑娘敷之。美翠急退數步。蹙眉答曰。請速棄之。妾甚畏藥。甯死亦不願敷此。少年曰。此藥最良。僕特向友人處索來。美翠遠立搖手曰。勿須勿須。君宜擲去。否則妾將不悅。少年不忍拂其意。乃諾之。棄藥門外。美翠始行近石榻。問曰。爾書攜來否。少年曰。已攜來。探懷欲取。美翠復止之曰。且緩且緩。少年詫異不解其意。美翠曰。請先拭手而後取書。少年曰。僕手甚潔。何拭爲。美翠曰。先時藥布。非在君手中乎。少年恍然曰。僕乃忘

姑娘惡藥。又躊躇曰。僕今日未攜手巾。奈何。美翠卽出己小巾。授少年曰。以此拭之。少年接巾拭已。還諸美翠。美翠曰。此巾亦沾藥氣。請君毋授妾。少年乃置己袋中。然後出書。指一插畫示之曰。姑娘視此畫佳否。美翠徐坐下。少年亦坐。美翠連揭視數頁曰。此本果佳。又指一圖曰。此畫更精妙。少年曰。僕尙有小說多種。惟皆不及此書耳。美翠曰。妾意亦極愛此書。他如各種愛情小說。妾不甚喜讀之。少年目注美翠問曰。姑娘何以不喜愛情小說。美翠曰。妾以爲愛情乃人生極無用之物。少年曰。姑娘年稍長。當自知愛情之有用。且極可寶貴耳。美翠忽起立曰。君以爲妾年幾何矣。少年爲其眼光所射。不便向之對注。遂他顧答曰。姑娘芳年。僕尙未知。美翠曰。妾年十有五矣。少年曰。是乎。然則僕今年十六。長姑娘一歲。美翠曰。妾以爲君與妾同庚耳。妾之名昨已告君。君尙憶之否。少年曰。不敢忘。美翠微側首問曰。君胡不以君名告妾。少年曰。因姑娘不問。故未敢告。美翠曰。今妾問矣。請見示。少年曰。僕名洛孟。意道列標。沈非左治力。崔馬勞。美翠俟其語畢。問曰。尙有

否。妾以爲猶未已也。少年面微頰曰。已矣。僕極憎此名。亦以其太長也。美翠曰。君名之長。直如女子頸環。貫珠纍纍不絕。然亦甚佳。惟妾祇憶其上兩字耳。餘則已忘之。少年曰。任姑娘擇所憶者呼之。姑娘許僕呼名乎。美翠曰。可。此後互呼名。更覺爽快。隨卽呼少年曰。洛孟。爾居伯爵府乎。洛孟曰。然。彼屋宏敞。若教堂。吾自到彼屋後。祇見過伯爵一次。其僕役甚衆。終日忙碌。狀如救火。且又乏友朋。可與共話者。僕昨已擬離此。後因……美翠曰。後因何故。洛孟曰。後因與姑娘相見。彼此投契。又居相近。冀得朝夕談。故不忍卽去耳。但僕亦不能久居此地。爲學業故。須入塾也。美翠曰。他日畢業。亦可來此相訪。洛孟曰。爾雖如此說。再逾數年。豈無變遷。卽令祖仍在此園。姑娘亦必已字人矣。美翠側首似有所思。忽答曰。妾必不字人。洛孟曰。近世閨秀。每多不字。此實人生一憾事也。美翠曰。女子可以不字。而男子則不能不娶。洛孟曰。固然。然娶而性情不相合。亦與女子不字者何異。倘僕得與爾結婚。則一生希望足矣。美翠殊若不介意。且無羞怯之容。答曰。然乎。言訖。向

洛孟吃吃笑。洛孟又曰。僕有言欲商諸爾。未悉爾能允我否。美翠曰。何事。試言之。洛孟曰。僕知姑娘。必不喜聞此語。然僕見閨秀多矣。從未見如姑娘之可人者。姑娘竟有鬚眉之概。僕實愛之敬之。雖欲不言。竟不能止。美翠又笑答曰。信乎。爾欲言何事。請速言。洛孟曰。欲姑娘永毋變今日情形。美翠笑曰。欲妾不長大乎。洛孟忸怩曰。非也。姑娘毋訕笑我。美翠曰。否。妾非訕笑爾。特不解爾所謂耳。請明以告我。洛孟囁嚅言曰。僕欲得姑娘爲妻。語畢。赧顏徹頸。美翠聞是言。絕不驚愧。答曰。欲得妾爲妻乎。洛孟曰。然。姑娘能居此待我歸否。美翠沈吟久之。乃坦然答曰。可。洛孟大喜。口歡呼萬歲。且曰。我所愛之美翠。誠伉爽人也。盍行握手禮。美翠乃伸手授洛孟。洛孟緊握不釋。又頻頻頓之。忽驚悟。急緩手曰。吾喜極。乃鹵莽至此。竟忘却爾爲一荏弱女子。又曰。爾見畫圖上有一王子跪王妃前吮其手乎。吾輩亦當效之。美翠急縮手曰。不可。手焉可任人吮。洛孟笑曰。爾既不悅此。吾不敢強爲。語至此。忽施拉士出立二人之前。蓋洛孟始入時。彼已於門外窺見。遂躡足尾之。

掩身叢桂中。見二人並坐觀書。惟相去稍遠。所言不甚了了耳。至此乃突出。意二人必將一驚。然二人殊弗介意。洛孟曰。施拉士。汝胡爲來此。若欲決鬪。則當出門外。施拉士垂首答曰。少主人。昨日恕僕未識。以致唐突。今非來決鬪。奉伯爵命請少主人歸耳。洛孟曰。諾。乃向美翠曰。暫別爾。少時再來。洛孟既出。施拉士背手而立。以一足蹴地上草。遲徊不去。美翠仍坐石榻。展書獨閱。舉首見施拉士尙在。問曰。爾胡爲不去。施拉士曰。吾以爲姑娘有話問僕耳。美翠曰。吾無所問。施拉士仍不去。美翠忽似憶及一事。問施拉士曰。汝呼洛孟爲少主人。彼爲伯爵何人耶。施拉士聞此語。始現詫異色。繼復現驕傲色。笑曰。彼乃賜士尼賜士伯爵之姪。爾尙未之知耶。異哉。爾胡憤憤。美翠聞是伯爵之姪。絕無驚異狀。惟見施拉士詞氣間。頗極無禮。遂怫然俯首不復語。施拉士曰。我知爾不喜與我並坐觀書。並不喜與我談話。然乎。噫。我本不及少伯爵之榮貴。美翠愈不悅。冷然答曰。汝旣自知。胡再喋喋。

第三章

洛孟自桂香小憩出。忽忽詣伯爵所。循廊而行。誤入一室。此室洛孟從未嘗一寓目。乃伯爵庋藏珍玩處也。平日扃閉甚嚴。不聽人入。月必親自檢查一二次。皆有定期。司室之僕。屆時則啟鍵以待。是日適逢檢查之期。故洛孟貿然得入。室與伯爵之臥室毗連。相距密邇。洛孟入室後。第見四周寶光充溢。目爲之眩。中置一大玻璃櫥。櫥中皆古式軍械。內有一劍。柄嵌極鉅之鑽石。圍以明珠。而一泓秋水。如新出於錙。洛孟見而愛之。思啟櫥一玩。忽聞伯爵語聲。頗覺詫異。凝神四望。始知與伯爵所居室。只隔一牆。且有門可通。聞伯爵曰。非力齊。爾太無膽識。然吾不爾怪。知爾性質本如是。故常勸我。非有他意。然試思已往之事。我有何術追挽。且我早知爾非能任大事者。吾與爾所作之事。責任吾獨擔之。爾毋隱憂。少頃。聞一人答語。知卽非力齊。施拉士之父也。但語聲甚低。聽之弗能辨。旋又聞伯爵曰。嘻。胡膽怯乃爾。爾以爲人必知之耶。吾國俗語云。殺人者必破露。以吾觀之。殊不盡然。

彼逍遙自適。羣目爲正人者。正未必無殺人事耳。非力齊曰。此事亦非殺人比。伯爵曰。爾旣知非殺人比。更不必驚懼。世間祕密事甚多。誰能耗有限之精神。而一探究之者。況此事尤祕密。爾我而外。初無第三人知之。非力齊復低聲答數語。亦不可辨。伯爵曰。爾以爲伊未死以前。或曾告人。吾料其必不然。今爾第爲我謹守祕密可矣。非力齊曰。主人勿慮。吾必不向一人言。又聞伯爵笑聲曰。吾知爾必不言。爾甯不憶此計固出諸爾乎。倘公堂審判。爾我雖皆有罪。而爾罪尤重。且我爲勳爵。可邀判事之特別寬典。爾受重罰。無待言矣。聞非力齊顫聲低答。仍不清晰。伯爵又揚聲笑曰。吾不解爾何故膽怯若是。非力齊。吾語爾。此子甚佳。將來必能承吾爵業。惟恨吾少時。因無人警覺我。坐失一生幸福。此子吾必警覺之。而預爲之計。少待。汝便知之。非力齊曰。雖然。主人仍宜注意。伯爵曰。不妨。洛孟聞以後之言。大抵係評論自己。不便遲出。近於竊聽。遂推門入伯爵室。見伯爵修瘦之軀。倚案而坐。非力齊侍立其側。二人見洛孟由此門進。頗詫訝。伯爵問曰。洛孟。爾來

幾何時矣。洛孟答曰。未久。伯爵曰。爾在何處。洛孟曰。在玩器室耳。伯爵意頗不悅。曰。然則爾在彼室。竊聽吾等談話乎。洛孟面帶微頰。答曰。姪非有意竊聽。適進此室。而伯父之語聲已入耳。奈何。伯爵顧非力齊曰。汝可去。非力齊唯唯退出。伯爵謂洛孟曰。洛孟。爾爲年少人。若他人之事。爾切勿竊聽而干預之。洛孟曰。伯父所言。非他人事也。且伯父發音甚高。姪雖不欲聽。而聲浪已入耳膜。伯爵微頷其首。曰。頃間我確論爾事。又曰。爾知爾若干歲否。洛孟答曰。十六歲矣。伯爵曰。然。我十六歲時。儼然如成人狀。又曰。洛孟。爾以我爲快樂人否。洛孟本欲飾詞答之。繼念此等虛言僞行。殊堪鄙薄。乃直言曰。想伯父亦非快樂人也。伯爵乃支頤歎曰。誠如爾言。吾爲世界上最懊惱抑鬱之人也。洛孟。爾雙目宜注視我。靜聽我說。洛孟曰。諾。伯爵曰。他人咸謂我爲最有幸福之人。以我身爲貴族。坐擁巨資。宮室車馬。以及一切飲食服御之盛。實足以表揚社會。炫耀一時。苟告人曰。吾乃一懊惱抑鬱之人。人誰信之。然亦毋怪人之不信。蓋吾一生失意之由。吾不告人。人固未

從知之也。吾少年時嘗誤作一事。乃爲愛情所牽制。冒昧娶一賤婦人爲妻。比知其誤。悔已晚矣。吾一生之不自由。蓋以此故。汝知將來當承襲我之爵業否。又指窗外花園曰。此屋及園產。亦爲汝將來所有物。吾今欲介紹一貴族令孀於汝。汝卽與訂婚。願汝承襲我爵業。而不願汝承襲我懊惱抑鬱也。洛孟此時腦海中。正滿儲一美翠。驟聞伯爵言。幾乎驚絕。兩目直視。不能作一語。伯爵又曰。汝年尙少。必未念及婚姻事。然我終身旣受此婚姻之累。不得不早留意及汝。前事不忘。後事之師也。汝知之乎。汝將來之幸福。業有汝伯父代汝籌畫妥備。則汝更無庸多慮矣。伯爵再欲言時。忽一侍女推門入。告伯爵曰。主人。爹拿茂夫人至矣。

第四章

賜士尼賜士伯爵聞爹拿茂夫人至。卽自椅起立。語洛孟曰。汝速返汝室。一整理汝之鬢髮。並易新衣。然後仍來此室。以候吾喚汝。吾頃告汝之人已至矣。洛孟仍瞪視伯爵。不知所答。伯爵亦不待其答。忽忽出室去。至一極精緻之會客所。啟門

入。彼爹拿茂夫人者。方率一少女。並坐窗前。夫人衣飾極華貴。雖年過四旬。而風韻尙如三十許人。少女亦頗具風流旖旎之姿。與夫人眉目神情。什肖五六。伯爵行近夫人前。摘帽爲禮畢。卽趨前執夫人手。致敬言曰。失迓夫人。懇母見罪。夫人亦婉言答曰。聞伯爵見召。知必有所見教。故相距十里。亦不敢以遠辭。伯爵足疾。今大愈乎。伯爵曰。謝夫人垂念。近日少良於行。言時。復前執少女手曰。西卑小姐。風姿較前益勝矣。胡不與我作一語。夫人笑曰。渠年稍長。頗知禮節。非其言時。不敢言耳。伯爵笑曰。因與尊母言。失敬小姐。幸恕老拙。又曰。小姐亦嗜食楊梅果乎。西卑曰。甚嗜之。其聲酷肖乃母。伯爵曰。吾導小姐往園中摘取。西卑曰。我不欲自摘取。恐傷我手套。語時。目注視手套。蓋飾以珍品之貴重物也。伯爵笑曰。吾老矣。渾忘却款待少女之規則。又曰。吾令管園者代摘何如。西卑笑頷之。伯爵乃向夫人曰。請暫坐。遂攜西卑入園。有多數工人正俯身刈草。見伯爵至。皆起立致敬。禮。伯爵語之曰。爾等速爲此小姐摘取楊梅。及其他花果。工人垂手唯唯。伯爵又向

西卑曰。可隨所欲命工人摘取之。並可領略園中景物。語畢。復返身入客室。坐夫人側。暗自忖度曰。彼女美而活潑。更越數年。將成一出色好女子矣。洛孟得此誠佳耦。諒吾求之。夫人必弗見拒也。夫人見伯爵匆匆送女入園。既返。則嘿嘿就坐。踟躕不語。已畧揣知其意。因問曰。君囑妾攜西卑來。究有何事。豈徒爲食楊梅果乎。伯爵曰。僕因久不見令媛。欲一晤耳。渠貌極肖夫人。長成時當更丰采。夫人笑曰。毋過獎。有言請勿吝。伯爵曰。遠勞夫人駕。心殊不安。今聞尊諭。似僕有求於夫人。夫人當無不曲從者。然曩有一事。夫人亦既不允僕所求矣。夫人面微赤曰。豈以妾曩日之不嫁君乎。顧曩日君所處之地位。妾苦於不能嫁君。君甯不知。伯爵曰。倘夫人知僕今日爲伯爵。又當何如。夫人曰。人苟能早知後事。安得復有波折。君以此而憂鬱半生。妾亦備受爹爹拿茂之困辱。君詎不聞耶。伯爵曰。雖然。僕之受累。更有甚於夫人者。夫人曰。誠是。君夫人乃爲一賣牛乳者之女。吾二人處境。殆有同病之憐。伯爵曰。然。僕誤娶此婦。遂致畢生無生人樂趣。斯亦慘矣。夫人曰。雖

然。妾以爲君夫人亦不幸。否則何死之早也。伯爵面轉慘白色曰。人生婚姻事。不
慎於始。受累者必非止一人。夫人乃曰。吾等今日。胡乃追談此已過不如意事。使
復現於眼前。君幸有洛孟令姪。將來必振家聲。差足自慰矣。伯爵曰。余固甚樂有
此子。故其結婚事。僕必爲留意。不使蹈吾覆轍。今其年漸長。不久卽當爲置室矣。
夫人曰。良是。伯爵曰。夫人亦知僕邀夫人來此之意否。夫人曰。問君君不言。乃絮
絮道已往。今轉以問妾。妾烏知之。伯爵微睨夫人曰。僕欲求西卑與洛孟訂婚。夫
人意若何。夫人微笑答曰。以吾女嫁一英國最豪富之伯爵爲妻。妾固樂從。但……
伯爵急接語曰。洛孟亦必樂與僕表同情。夫人可毋疑慮。僕可代洛孟定此議。未
審夫人能代令媛允許否。夫人曰。可。妾旣相許。西卑必無異言。伯爵曰。如是甚佳。
僕自今當約束洛孟在家。常常教導之。夫人亦宜示意令媛。俾知身已許字於人。
旋又笑曰。令媛十八歲時。洛孟二十歲。彼時可結婚矣。夫人笑曰。誠然。伯爵乃步
近窗前。面園向西卑招手。西卑見伯爵相招。冉冉入客座。伯爵迎握其手。殷然問

曰。楊梅果佳乎。西卑答曰。我只嘗一顆耳。彼等以葉盛之。葉有一蝸牛。我驚擲之矣。時伯爵立夫人側。負手注視西卑。夫人笑曰。西卑。伯爵今日爲我等撮合一事。西卑目視其母問曰。爲阿母撮合一事乎。夫人失笑曰。乃汝事也。迴顧伯爵曰。請伯爵告彼知之。伯爵領首。語西卑曰。爾知吾姪洛孟否。西卑微聳其肩曰。似曾聞阿母道及。伯爵曰。我已與尊母言。數年後。爾將與彼爲夫婦矣。西卑舉目視其母。又視伯爵。問曰。其貌若何。伯爵曰。極丰雅。又問曰。其聲若何。曰。極溫柔。我之產業園亭屋宇及勛爵。將來皆爲洛孟所有。西卑四顧廳事。似有喜色。曰。然則彼且一巨富乎。伯爵曰。然。西卑仰視伯爵曰。我且爲伯爵夫人乎。伯爵又曰。然。我死後。洛孟嗣吾爵。爾便爲賜士尼賜士伯爵夫人矣。吾老矣。行將就木。西卑迴顧其母曰。阿母。兒如何答伯爵。夫人曰。汝意如何。卽如何答之。若我居汝境地。則必允之。西卑乃笑謂伯爵曰。我允之矣。我甚愛富貴。每聞阿母言貧。卽爲不樂。伯爵喜曰。甚善。吾且召洛孟與爾相見。因按鈴呼僕入曰。速召少主人來。僕應聲去。少頃。洛孟

著蔚藍色衣洒然而入。伯爵曰：洛孟吾引爾見爹拿茂夫人。洛孟向夫人禮畢，伯爵又指西卑曰：此西卑小姐。今已允爲汝妻。汝宜與之一握手。洛孟面赤耳熱，心突突跳。然思美翠決不可負。且吾與西卑今始見耳。伯父乃草率至此。此決不能遷就。乃行近西卑前，伸手言曰：西卑小姐，吾甚感盛情。但我不能娶小姐。西卑驟聞此言，急縮手退立，舉首驚視洛孟。又回視夫人及伯爵。夫人當洛孟之入，卽嘖嘖歎賞曰：好少年。伯爵有賢後人矣。今驟聞洛孟向其女作此語，若受非常激刺者。問伯爵曰：彼云何。彼云何。伯爵亦出意外。一時竟不能置答。惟以兩手緊持洛孟肩膊。呵曰：小子，爾殆腦病發乎。爾適何言。大庭見賓客，豈可言不由衷乎。爾自知所言爲何言否。洛孟低聲答曰：姪知之。伯爵益怒曰：爾必不知。又向夫人曰：彼從田舍來，尙未解應對耳。夫人冷笑曰：彼非不解應對。彼非無意言之。伯爵撼洛孟肩問曰：小子，爾速更言之。洛孟低首答曰：姪決不能娶西卑小姐。夫人乾笑言曰：伯爵，爾誤矣。爾大誤矣。伯爵此時羞憤交集，不暇他顧，頓發其非常暴戾之怒。

厲聲呵洛孟曰。小犬無知。爾得我卵翼。乃不自知。我自今不復顧恤爾。聽爾爲流丐。速去。又力批其頰。洛孟幾仆地。幸扶椅背。不致傾跌。因不欲顯其狼狽之狀。舉手撫髮。徐徐出客室。西卑見洛孟受伯爵責罵。心甚喜。意似謂此人匪特不足爲我。并不是嗣伯爵也。

第五章

洛孟無端受伯爵斥責。趨出客室。坐石級上。神搖搖如離其軀。頰上受批處。如刀刺。如火炙。耳邊仍如聞伯爵呵罵小犬流丐之聲。目中則如見西卑挺立藐視。及爹拿茂夫人冷峭之容。自念在婦女之前。大受責辱。此恥罄海水不足以湔滌。久之。突起立。憤然曰。不幸早孤。依伯父以居。乃至於此。然我豈遂不能自立。且男兒貧則貧耳。受挫折辱胡爲者。言時。瞋目四顧。又切齒曰。去此不復來。賜士尼賜士伯爵。爾以富貴驕人。人能受之。我則弗能受。爾生時。我誓不再履此屋。爾之財產。我一先令亦不屑取。我雖無父母。但我非三歲小童。詎不能自顧。洛孟於是

探手袋內。將所有之金錢。掬而出之。乃一適物靈。英國一及一先令。擲諸地氈上。心少快。時已傍晚。匆匆出大園門。過桂香小憩。欲與美翠話別。惟美翠已不坐石榻上。料在屋中。心緒皇皇。不知以何法致之出。徘徊石榻畔。忽聞樓上窗咿呀作聲。急仰視。則美翠正在闔窗也。洛孟急搖手止。令勿閉。奔至窗下。低呼曰。美翠。余有言告爾。美翠一手凭窗欄。俯首視洛孟。答曰。時晚矣。明晨六句鐘。妾即起。爾彼時再過我未遲。洛孟搖手曰。吾今將別爾去矣。美翠急問曰。何時去耶。洛孟曰。今夜去。美翠回望園外曰。胡不見馬車在。洛孟曰。我不乘馬車去。乃步行耳。余不欲人知。且恐他人見余在此。洛孟且語且籌。近窗之策。因彼所欲言者。非一在樓上。一在牆下。所能暢達。仰視牆上。則見纍纍古藤。糾纏甚固。遂以手扳藤。猱升而上。須臾已達窗際。美翠見而驚懼。且呼曰。宜措意。勿墮下。洛孟足躡藤幹。雙手緊握藤枝。徐徐答曰。無妨。余可棲此三句鐘之久。又曰。今特來與爾話別。美翠曰。胡急迫若是。明日去不可乎。洛孟曰。不可。余自被伯爵召去。不料即起一意外風潮。因

余忤伯爵命。大相口角。美翠曰。口角乎。然則爾將返學校乎。洛孟曰。否。美翠曰。往何處耶。洛孟曰。余不能自定行止。且此別當有數年之久。美翠曰。數年乎。作何事。洛孟曰。自謀生計耳。余與爾……洛孟至此。頓口不復言。美翠曰。爾與伯爵口角。果因何事。洛孟曰。余言之。求爾勿怒。蓋因一女子事耳。美翠聞女子事一語。卽舉其盈盈之秋水。緊注洛孟曰。是何女子。洛孟曰。伯爵女友。爹拿茂夫人。欲將其女妻余。余拒不允。伯爵乃大怒。責辱余。美翠坦然曰。君胡弗允之。洛孟曰。今午余與爾方定約。爾詎忘之耶。美翠曰。雖然。爾可與我廢此約也。洛孟聞此言。不復能作答。攀藤欲下。美翠急出兩手。置洛孟肩。上曰。洛孟勿爾。君不欲我如是。可言之。速更上。以爾事詳告我。洛孟乃復上。美翠曰。彼女子美乎。洛孟曰。余亦不甚留意。美翠曰。彼美於我乎。洛孟曰。否。彼目色青。黃髮殊曲局。余甚惡之。此時月上牆頭。皎皎清輝。正射洛孟面。美翠忽驚問洛孟曰。爾面上何故變色。噫。傷痕耶。來來。美翠輕輕以手撫洛孟之頰。太息曰。可憐哉。爾面熱可炙手。洛孟。此殆爲伯爵所傷者。洛

孟面著美翠手。且驚且喜。心旌搖搖。幾不能自主。慚然答曰。是正爲伯爵所批傷。又曰。美翠。爾若不願嫁我。亦任爾自由。美翠曰。君欲我解此約耶。洛孟曰。否否。余以爲爾今不復愜意我。故出此言耳。余今爲被辱之人。隻身萍飄。靡所棲止。萬一不幸。且爲乞丐餓殍矣。美翠曰。無論如何。我終愜意爾。洛孟顛聲曰。然乎。爾能如是乎。余苟得志。數年後。卽來與爾結婚。美翠曰。爾一人獨往。將趨何業。洛孟曰。現未能定。天地之大。何事不可爲。且余體魄甚強。爾勿爲我慮。惟余今欲留贈一物與爾。美翠曰。甚佳。洛孟乃以一手探懷中。出一三摺小刀。遞美翠曰。此刀兩摺已崩缺。尙存一摺。頗利銳。若用以折花削竹。尙能合用。美翠受刀把玩片刻曰。爾贈此物。得毋不祥乎。洛孟曰。無妨。此利物也。又曰。美翠。爾有物還贈我否。美翠仰首思之。洛孟忽曰。我忘却爾今日贈我之小巾矣。美翠曰。此巾甚易遺失。詰時。伸手作欲取回狀。洛孟曰。我必不致遺失。美翠復注視洛孟曰。我欲更贈爾一物。惟不知以何物爲佳。洛孟目視其髮曰。爾能以數縷細絲相贈。則尤勝他物。美翠曰。諾。

隨搖其首。使髮被面。仍以刀授洛孟曰。欲取幾許。爾可自割之。洛孟曰。我祇一手。不能從事。美翠曰。我忘却爾一手攀藤矣。乃返身入。旋取一剪至曰。爾剪。洛孟問曰。美翠。爾不惜此美澤之髮乎。美翠曰。否。我甚願爾得我髮。爾速剪之。勿躊躇。洛孟以口銜髮一撮。用剪斷之。仍以剪還美翠曰。余衣袋中有一信封。爾能爲我取出否。美翠探洛孟懷出之。則一美潔堅固之信封也。洛孟曰。爾爲我將髮入此信封內。美翠如言。將髮置訖。以舌舐膠。封固之。復置洛孟袋內。囑曰。慎毋失去。洛孟曰。必謹藏此髮。吾去矣。遲恐伯爵令人追余返。余志已決。不願更見伯爵面也。美翠爾須珍重。予必貯爾腦中。刻刻不忘。不久當有敘會良期。美翠曰。爾能再升高數寸否。洛孟極力騰上。美翠乃俯首相就。以櫻口接其吻。洛孟驚喜。良久始曰。後會寧期。今別矣。語畢。遂下。美翠亦掩窗入。繼復啟之。俯視洛孟。低囑曰。君毋忘我。

盡毋忘我。

洛孟別美翠後。乘夜潛行。相送者只一輪皓月耳。且不自知投身何所。行至一岔路。立籌思。趨左乎。趨右乎。忽仰首見轉角牆上。懸有一牌。上畫一手。伸二指向前。爲指示之狀。離指寸許。書曰。翟士茂城。洛孟忖曰。城中當有佳境。遂決意循所指行去。未幾。遇一山。料行盡此山。去城當不遠。遂振步直上。抵山顛。倦甚。坐路側石上稍息。噫。沉沉深夜。山徑崎嶇。一無所歸宿之人。徬徨其地。境遇亦悽絕矣。然洛孟少年盛氣。方自慰曰。吾自後不復返伯爵邸。亦不復仰給於伯爵。彼雖過十年百年而死。吾亦不歸襲其產。丈夫何處不可立身。經營數載。不難致富而歸。以與我美翠結美滿婚姻耳。思至此。轉躍躍喜。起立欲行。忽聞背後有吁氣聲。急回顧。則一人立己身後。時月色清朗。皎如白晝。照見此人亦一幼童。年與己相若。乃問曰。子立此奚爲。幼童答曰。因倦暫息耳。子知倫敦由何路往乎。洛孟指已來路示之曰。吾適從此路來。由是前往卽是。惟路甚遠。幼童曰。雖遠何妨。洛孟審視其衣。問曰。子爲船中役乎。幼童曰。否。語畢。自視其衣曰。子殆見吾衣故云然。然此乃

吾兄之衣。吾適著之耳。吾甚憎此衣不適於體。又曰。子服甚都。時洛孟兩手插衣袋中。嘿立未答。幼童續問曰。吾友。爾袋中有食物可以分我否。洛孟見其舉止粗鄙。而引己爲友。心滋不悅。掉首答曰。無。洛孟自伯爵處出。奔馳半夜。並未晚餐。雖一掬之水。亦未下咽。然初未以飢渴置念也。今被幼童一問。方自覺之。旋又聞幼童問曰。今子將往何處。洛孟曰。翟士茂城。童曰。往彼何爲。洛孟倉卒不能答。童曰。我知之矣。得毋欲覓工作乎。洛孟曰。然。童曰。爾向操何業。洛孟曰。無一定之業。童笑曰。吾料子決非慣於工作者。洛孟聞之。色勃然變。然不語。惟以手掠額上髮。童又曰。子觀我衣何如。洛孟曰。佳。童曰。子盍與我互易所衣。洛孟搖首曰。不能。童曰。子欲謀工作而著此華服。人誰用子。洛孟聞其言。忽若有所感觸。自念若與互易。則伯爵遣人追迹。雖在吾後。亦將不識。計亦良得。童似覺其意。復問曰。如可。吾願更以錢少許贈子。洛孟頷首曰。諾。童欣然拭衣上塵垢。解付洛孟。洛孟亦解衣與之。二人易著畢。洛孟又將美翠巾髮置於袋。童則取二先令授之曰。子姑受此。洛

孟亦接置袋中。童又曰。我兄之衣。以一適物靈購得。若子此衣。計非三四鎊不辦。言訖。意甚自得。復仰首曰。天將曉。吾行矣。方舉步。又迴顧曰。偷前途有人問子。曾見我否。願子勿言。洛孟曰。可。童又曰。我今往勃士謀城矣。遂掉首去。洛孟亦行。既下山。經一窄巷。突有兩人疾躍出。左右力執其臂曰。得之矣。時此窄巷中無月色。竟不辨爲誰何。欲與爭持。奈身爲兩人所挾抱。不能動。但聞兩人曰。此小兒如猿猴狀。爾欲逃往何處。今遇我等。尙求脫耶。語時共擊其首。洛孟初疑爲家中追者。繼聞其語。乃知非是。旋又聞一人曰。速縛之。一人曰。天將曉。潮流已轉。宜急返。遂牽洛孟臂出巷。巷口路燈未息。洛孟就燈光微睨二人。均衣水手服。心知其誤認。已爲路遇之童。欲呼令辨已面目。復轉念伯爵若遣追者。彼童亦將以衣吾衣而被誤認。彼童若言吾所向。吾指顧且爲追及。不如姑隨其所往之爲得也。此二人仍懵然。沿途詈不已。其一曰。無知小子。爾在羅鐵呂時船。吾等待爾非薄。船長又極寬恕。爾何故逃遁耶。其一曰。卑賤。爾言不謬。若遇殘忍之人。今日且將伊拋入

海中矣。卑路曰：逃遁一事，吾少時亦嘗爲之。後乃自悔。小子，爾後亦當知自悔也。又搖洛孟臂曰：爾後宜痛改。船長慈善，憐爾少年貧苦，必不重罰爾。洛孟俯首微頷之，不敢稍露己面。既抵船，天尙未曉。船長立甲板上，狀似焦急。蓋盼此水手歸舟。卽欲啟碇出港矣。一見三人，急問曰：已追獲耶？兩水手曰：追獲矣。船長不暇更作他語，指揮衆水手開駛。數分鐘後，雙輪展動，向西德尼進發。衆水手各司其事，狀頗忙碌。其執洛孟上船之水手，見洛孟植立不動，乃呼曰：愚小子，爾不操作，尙思遁耶？爾速持此燈去，掃船尾之板。洛孟應而前，行近水手時，燈光映射。水手瞥見其面，不覺驚叫曰：噫，奇哉。爾何人乎？洛孟視之而笑，更不作一語。水手又曰：爾何故戲我？時衆水手聞驚叫聲，皆圍集。船長亦至，問何事喧闐若此。水手不能答。以燈授船長，推洛孟至船長前。船長燭之，亦不禁驚詫曰：嘻，此一斯文少年也。塵衆退後，毋擾。問曰：子從何來？乃爲吾水手所誤認。途中胡不自白耶？洛孟曰：吾從家中來。船長曰：然則爾爲私遁之學徒耶？或犯罪而逃耶？吾將送爾於警署。洛孟

答曰。先生謂我爲私遁之徒。先生大誤矣。吾往翟士茂城充工作。途中突爲二人擒至此。且沿途罵詈。令我無從啟口。船長啞然。復問水手曰。爾等以其衣似。遂不一審其貌耶。水手曰。彼衣確是。非徒似也。船長曰。衣同者多。爾二人未免孟浪。遂謂洛孟曰。爾欲覓工作。吾此處適缺一。爾願執是役否。洛孟欣然諾之。船長笑曰。代之被擒。卽代之受工。爾二人爲有緣矣。言訖自去。洛孟遂隨各水手操作。距此船開行一句鐘。伯爵乘雙馬車。偕其僕非列齊同至泊船處。遍問途人及警察。均以未見對。鴻飛冥冥。弋人何篡。伯爵雖竭其察訪之智力。終無效耳。

第七章

洛孟一去。杳無消息。一夕。美翠獨倚窗前。目注天末。默默如有所思。讀者勿以爲尙是洛陽女兒對門居。纔可容顏十五餘也。蓋是時距洛孟之行。忽忽五年。美翠已長成矣。風華絕代。楚楚可人。而其一寸芳心。迴環縈念。歷五年如一日者。則惟彼洛孟也。因此情根。致其於世俗紛華之境。悉淡漠視之。益養成高尚不凡之品。

格。此日倚窗凝眺。殆又念及飄零人矣。久之。始徐步登樓。輕呼曰。祖乎。今夕宴會。詎忘懷乎。胡尙不一預備也。語時。拳簾入。笑視其祖。高頓正憑桌觀書。手一花枝。資其考證。聞美翠言。乃掩卷。置花桌上。答曰。憶之。我未忘也。美翠趨前以手扶桌。曰。兒已爲祖整備應著之衣。在室中榻上。請入更換。遂扶高頓入。旋取桌上理髮帚。爲其祖櫛刷星星之鬢。復取應用巾杖等物。一一授之。笑曰。盍至鏡前一照。高頓攜美翠手至鏡前。畧一顧視。笑謂美翠曰。吾見爾姿容較幼時更美。雪綰長曳。當呼爾爲白衣仙子矣。美翠聞祖言。頰暈微紅。嫣然微笑。答曰。此衣兒自製之。雖價值甚廉。每碼只八辨士。然富豪家閨秀名媛所御者。或未必勝此也。高頓略點首。復回目注視桌上之花。美翠檢一枝笑曰。吾爲祖簪襟上何如。高頓搖首曰。此非色香兼擅之品。簪之亦不足以壯觀瞻。美翠曰。晚矣。盍速行。今日兒初次赴會。宜早到爲佳。高頓曰。吾本不願往。擬晚間疏吾新考出之植物於書。今以此故。又阻吾一夕佳趣矣。美翠曰。凡屬植物。皆有類可別乎。高頓曰。然。美翠曰。祖能分別

植物之種類。兄今晚赴會。當分別人之種類矣。高頓未答。美翠又套上白色手套。徐曰。今夕之會。無論何人均可到。不幾如植物之薰蕕同器乎。高頓曰。今之分別人類者。但就貴賤貧富論。何足以喻薰蕕。以吾視之。彗星撞碎地球日。同歸於盡耳。美翠曰。今可去矣。馬車已候門外。高頓遂攜美翠下樓。經石榻之側。美翠忽追憶曩日與洛孟在此並坐訂婚事。及其臨別纏綿之情況。頓覺索然無興。蓋美翠自別洛孟後。從未一坐此石榻。亦不輕易行至其處。今以隨祖同行。不克繞避。心頭眼底。遂增無限感慨。若非慮爲祖所覺。直欲中止此行矣。時馬車已駐園門。祖孫遂登車。路經賜士尼伯爵府。則見高壁崇墉。樓閣雲擁。琉璃五彩。恰與斜日相爭輝。美翠指問其祖曰。此爲誰氏宅乎。高頓曰。卽賜士尼伯爵之邸也。美翠聞伯爵名。心又一動。問曰。伯爵在家乎。高頓曰。伯爵體弱多病。不常出外。故在家時多。又曰。彼數年來心境大不佳。暮境蕭條。竟無一人能慰之者。亦可慨矣。吾今欲進內一坐。美翠以心念洛孟。未及答語。高頓已命停車。扶美翠下。同入客廳。旋聞伯

爵已出外。乃復攜美翠出。共登車往俱樂部。美翠坐車上默忖曰。頃在客廳。見一小像。非伯爵乎。彼貌如此嚴厲。吾見之心猶慄慄。宜洛孟之受其斥責也。時車行離會所漸近。由車窗外望。則見往來遊人如織。油壁佳人。青驄年少。並一派繁盛景象。接觸眼簾。美翠倚窗左右顧盼。其抑鬱不舒之意。似被微風暫時捲摺。快然曰。盛會適逢。時哉不可失也。馬車倏停。一高廠華麗之門外。高頓攜美翠下。甫入門。琴笙歌唱之音。已悠揚入耳。此時赴會之人。正續續而至。衣裙綵繒。履舄雜沓。美翠從未赴此等大會。耳目爲之一眩。高頓攜美翠手。至一稍靜處暫立。忽目注後來一婦人。自語曰。非列道夫人至矣。美翠循其祖視綫所向。見一華貴婦人。雖鬢絲已斑白。而風神瀟灑。不減妙年。低問曰。彼卽非列道夫人乎。又曰。吾所製之衣。自謂獨出心裁。至此乃知不及他人之萬一。高頓笑領不語。美翠又指一人曰。彼繞頰鬢者何人乎。高頓隨所指審視曰。羅車士特伯爵。最著名之慈善家也。立其側者。爲連頓夫人。又指一人曰。彼與人談話者。卽夫人之夫連頓男爵。二人

正談論。又有一婦人及少女同入。過美翠前。美翠又低問其祖曰。此何人乎。高頓曰。彼乃爹拿茂夫人。少女爲其女。西卑小姐。美翠聞爹拿茂夫人名。頓憶洛孟臨別所言。因注視西卑面。默忖曰。此女亦殊佳麗。思念未已。突見非列道立面前。謂高頓曰。先生在此乎。高頓曰。然。非列道目視美翠不旁瞬。良久。乃回身去。口中喃喃自語曰。此女誠一絕代佳人矣。非列道行後。美翠問高頓曰。吾聞跳舞檯上。例設紅帶以間別貴賤。今胡乃不見乎。高頓曰。現跳舞人少。至登檯者多。則必間別之。又謂美翠曰。爾欲跳舞否。然爾無朋友。與素不親洽者跳舞。殊無謂也。美翠曰。否。兒在此觀人跳舞。勝於己與人跳舞。語畢。倚身椅後。時貴遊子弟爭挽其平日所愛之女友。登檯跳舞。西卑亦偕一少年登檯。西卑曳白色長裙。珠鑽燦爛。益顯其態度風流。似出諸人之上。座客多注視之。美翠亦心羨其豔。忽背後一人拍其肩曰。美翠姑娘。吾與爾跳舞可乎。美翠返顧。乃一農家子。其父爲賜士尼伯爵大租客。此人年未弱冠。風雅宜人。雖生長鄉間。見者輒疑爲濁世佳公子。與美翠會

在禮拜堂晤面數次。甚企慕之。此時邀與跳舞。美翠許諾。遂挽手一同登檯。美翠從前不過偶一赴平常跳舞會。今驟登此大會場。在其祖意中。誠恐美翠失儀。不料美翠從容流麗。別具風神。觀者交口贊歎。高頓亦覺得意。正注視間。有一人撫其背曰。高頓先生樂乎。高頓回視笑答曰。非列道伯爵亦樂乎。非列道曰。然。你所著之植物書已脫稿否。高頓曰。此書甚繁。尙未蒞事。非列道曰。誠是。又曰。今日此間可謂一時盛會矣。高頓曰。然。但吾本無意來。因偕孫女同行耳。非列道曰。檯上跳舞之少女。絕妙丰姿。未審是誰家閨秀。高頓遍視曰。君謂何人。非列道指曰。彼曳白衣。頭上戴玫瑰花冠者。高頓曰。卽吾孫女也。非列道詫曰。君孫女乎。君有此美孫。吾不能不爲君賀矣。高頓遜詞謝之。少選。音樂停止。美翠與少年亦罷舞。各回原坐。非列道謂高頓曰。君能紹介令孫女與余交談否。高頓笑諾之。遂謂美翠曰。此非列道伯爵也。非列道執美翠手。和聲語曰。爾祖爲吾多年故友。吾之頗曉植物學者。皆爾祖所授。吾今願與姑娘跳舞可乎。美翠曰。可。旣而跳舞畢。非列道

導之至夫人前曰。此姑娘乃植物學家高頓孝勃君之孫女美翠姑娘。又向美翠曰。此卽吾拙荆。美翠前與夫人爲禮。非列道則復就高頓談。夫人邀美翠坐。互語數分鐘。美翠興辭欲出。夫人挽之曰。姑娘毋急行。拙夫現陪令祖閑談。姑娘何必繫念。美翠曰。非也。妾坐此實爲越位。夫人曰。姑娘胡乃太謙。美翠曰。妾非太謙。吾祖爲賜士尼伯爵藝師。妾誠不敢逾分。語畢。起立。夫人力挽之曰。吾正欲與姑娘談。姑娘勿爲此浮文所拘。時有一魁偉丈夫。立於連頓夫人側。相距頗近。非列道夫人指謂美翠曰。此連頓伯爵。亦令祖友。姑娘宜一晉接之。遂起身爲美翠向連頓介紹。連頓夫婦皆極喜美翠。連頓遂邀美翠跳舞。二人相將登檯。恰值西卑與一少年跳舞正酣。連頓挽美翠行過其前。西卑忽挽少年退後。其輕侮美翠之顏色。竟形諸面。美翠覺之。大慚。急縮臂脫連頓手。連頓訝然。繼見美翠下檯。一手牽起紅帶。側身入帶右界內。如極憤懣狀。連頓仍未知其所爲何事。蓋美翠初受驕傲社會之挫折。一時愧恨。竟不能自抑。高頓回首瞥見。亦覺有異。問之曰。倦乎。當

此興高采烈之時。何不盡歡而散。隨以手拍身旁椅。招之曰。可坐此略憩。美翠曰。兒不願復逾此紅帶之界限。檯上西卑亦謂少年曰。吾等可止舞。吾今日不能盡興。少年嘿自訝曰。彼以何事怪我乎。西卑見其躊躇。恐少年不樂。乃曰。吾等另覓一處坐談。遂偕往他處並坐。美翠正懊惱無語。忽一人行近身旁。問曰。美翠姑娘。亦愉快耶。美翠睨視之。面削而身高。衣冠雅潔。指帶金剛鑽小環。乃施拉士非力齊也。徐答曰。吾不解何所謂愉快。施拉士非力齊曰。吾與姑娘跳舞可乎。美翠曰。吾今日跳舞已多。甚覺疲倦。施拉士非力齊曰。姑娘何必推諉。適見與一少年跳舞。今不允所請。豈鄙視我乎。美翠笑曰。否否。既蒙相邀。當勉力奉陪。施拉士非力齊喜形於色。與美翠挽臂前行。美翠問曰。年來君在倫敦乎。施拉士非力齊曰。然。美翠曰。人謂倫敦爲黃金世界。信乎。施拉士非力齊曰。果不謬。語時。以手旋轉其指環。既至檯上。施拉士非力齊興會甚好。且其跳舞之技。較連頓尤精熟。然美翠一見施拉士非力齊。便觸念洛孟。毫無心緒。只願以草草了之。約數分鐘。卽辭曰。

吾不能陪君矣。施拉士非力齊微咬其唇曰。爲時未久。何遽中止。美翠曰。吾已疲甚。請恕之。施拉士非力齊無奈。任其下檯。美翠復回原坐。高頓問曰。何速也。美翠曰。兒倦欲歸。高頓曰。再待數分鐘。當偕爾歸。俄見一人進均。躬身向左右座客點首。座客亦皆殷勤致禮。高頓謂美翠曰。此卽賜士尼伯爵。爾識之否。美翠曰。識之。適在其客廳見壁上小像。觀此人之容。性似極燥急者。高頓目視美翠問曰。爾不知其人之生平。烏知其人之情性。美翠曰。吾就其外貌觀之耳。高頓曰。伯爵常年多抑鬱。故鮮見其歡容笑色。美翠聞其祖言。更觸洛孟逃遁之事。口中微微吁氣。高頓又向施拉士非力齊曰。爾歸幾時矣。施拉士非力齊曰。今日纔由倫敦返。一省吾父。旣而曰。美翠姑娘欲歸耶。吾當送之去。高頓曰。甚善。言畢起身。施拉士非力齊扶美翠隨其後行。將至賜士尼伯爵前。伯爵目注美翠及施拉士。時老非力齊方立伯爵側。伯爵問曰。爾知此男女二少年爲何人乎。老非力齊曰。彼女爲高頓之孫。少年卽吾子。言時。三人已行近。伯爵招施拉士至己身旁。施拉士趨前俯

躬爲禮曰。伯爵。伯爵曰。爾亦來此耶。施拉士曰。然。爲省父故。頃自倫敦歸。伯爵微點首。目仍注視美翠。高頓亦向伯爵致敬。伯爵曰。君欲歸乎。高頓曰。然。來此已久矣。言訖。匆匆辭出。施拉士扶美翠上車。已則與高頓坐駛檣下。御者加一鞭。馬馳甚速。不數分鐘。已抵賜士尼園。高頓下車時。謂施拉士曰。如不卽往倫敦。暇時祈來我處。施拉士唯唯應之。美翠心竊忖曰。吾料彼不待祖父相邀。明日亦必來。施拉士復扶美翠下車。美翠進園時。微與一點首而入。施拉士猶竚立園門外。自語曰。噫。彼美竟無情。一至此哉。吾親送彼歸家。絕不聞一殷勤語。殆視我如彼走狗。應効勞者耶。且吾夙愛彼。彼胡竟不。一加顧盼耶。思之令人憤憤。施拉士乃獨進桂香小憩。周迴瞻矚。復自語曰。如此溫柔婉嬾之美女。彼雖不愛我。我實不能忘情。仰首見樓窗內有一人影。屑屑往來。施拉士知爲美翠。心益忐忑。雙目注窗上。復緊咬其唇。低聲曰。美翠。吾誓必得爾爲妻而後已。爾雖賤視吾如犬。然爾亦知犬能噬人否耶。

第八章

澳大利亞山中有一畜牧地。地既幽僻。四無居人。是日天色晴朗。空氣怡人。有一雋邁少年。乘健馬。繞平原。馳逐甚久。似將藉此以紓胸中鬱勃之氣者。俄而日之夕矣。暮景蒼茫。少年遊倦。馳返。抵一茅舍前。下馬入。聚薪木。燃火爐。取煖。畧坐片時。復燃室中燈。自起治晚膳。據案飽餐。有三犬圍桌下。一一以麵包及肉飼之。食畢。散步室中。又一小時。劃燐枝吸煙。既而眼倦欲睡。乃解衣登榻。身覆厚毡。三犬亦伏榻下。少年斜臥。於毡中出一手。遍撫各犬項背。犬閉目如睡狀。少年亦將入夢矣。忽一犬挺立小吠。二犬繼之。少年起視各犬。呼曰。犬乎。爾吠何爲。犬聞主人聲。皆仰首視。搖尾不止。繼又狂吠。若有驚怒狀。少年忖曰。豈有人來此乎。我居此荒寂之原野。四周鮮人跡。白晝且不聞足音。況今夜深。有誰經此。然犬吠必非無因者。正思啓戶出視。犬益狂吠。少年亦漸聞蹄聲。得得。自語曰。奇哉。果有人來此。一面止犬勿譁。犬雖伏地上。仍嗚嗚不已。少年從壁上取手槍執之。口啣烟管。啓

扉出。時月光微照。隱隱見林外。有一人乘馬迎茅舍馳來。少年倚門側俟之。少選來者益近。少年略一注視。雖不能辨別眉目。然知爲一年少之人。三犬突奔門外。向來者迎吠。乘馬者舉鞭欲擊犬。少年急出立馬前。和平言曰。君行何之。胡夜深猶奔馳也。客收鞭應曰。然。吾馬不聽策使。狂奔來此。或因此間麥草香氣引之耳。少年曰。倘君奔馳疲倦。可請進茅舍小憩。客曰。甚善。語畢躍下。繫馬門外樹上。主人偕之入。移椅火爐旁。延客坐。客稱謝坐下。主人曰。倘君不欲趨程。可宿此處。又曰。君深夜奔馳至此。諒已飢矣。吾當爲君治餐。客曰。感極。吾不食者已兩日矣。主人曰。如此寒夜。不食誠苦事。吾卽將膳來。并代喂馬。客曰。馬母勞君喂。彼曾食芻。主人不及答。遂出至治膳所。料理半小時。攜麵包炙肉入室。見客握手槍斜臥椅上。鼻息如雷。主人知其勞悴。不忍呼。乃置肉食火爐上。坐俟其醒。頃之。爐中一片墮下。擊爐座白鐵盤。鏗然作聲。客頓醒。緊握手槍。雙目注主人。狀頗惶懼。主人笑慰曰。君毋驚。請置手槍。驚君者乃火爐斷木落下耳。吾非盜跖。君卽攜有多金。

亦無妨事。客聞言。心稍定。然主人此時轉似驚詫。頻頻注視客。室中燈光正照二人面。客見主人視己。亦轉視主人。彼此心中均暗自稱奇曰。此人竟與吾面目酷肖。直如我對鏡自鑑也。乃互問姓氏。主人曰。吾名克利列除望。客曰。吾名夏羅先。主人置膳桌上。邀客食。客稱謝入座。舉杯謂主人曰。君不飲乎。主人曰。吾纔用膳。恕不奉陪。請隨量自酌。膳後如倦。則請睡吾榻上。倉卒不能爲客備寢所。幸客恕之。客曰。謝君厚意。萍水相逢。乃蒙君體恤至此。何以爲謝矣。

第九章

讀者亦知此克利列除望爲誰氏子乎。彼卽賜士尼賜士伯爵之姪。而美翠高頓之未婚夫也。作工船上。流轉至於澳洲。彼之不忘美翠。猶美翠之不忘彼。然以不克自立故。蹉跎迄今。未獲達結婚之目的。今隱真姓。托僞名。不期而遇此夏羅先。微特面貌相同。卽其名亦係僞托者。物必有偶。可謂奇矣。顧克利之真名。讀者既知其爲洛孟。而夏羅先之真名。及其所以亦用此僞名之故。則非此時所能明言。

願讀者稍待。今姑就二人僞名呼之可也。克利與夏羅面貌雖相似。然丰采舉止。夏羅實不及克利。時克利斜欹榻旁。一臥椅上。注視客面。細審之。覺其貌亦有與己相異處。則客之唇角略垂。兩眼下微露兩線痕。頗現狡獪狀。克利默自忖度曰。此人形狀。初見以爲酷肖我。今一再審察。異處雖不多。然已恐他心非我心也。又見其睡漸濃。而口張唇動。手足散漫。亦不類雅馴之士。克利雖如是想。然少年人。恕心最重。旋又自辯曰。否否。彼之舉動。或因勞悴所致耳。烏能以區區外觀。遽定人格。旋見天色已曉。惜客之勞。不敢驚動。潛自臥椅起。盥漱後。預備早餐。時爐火餘焰未熄。添木熾之。並炙肉六片。煮湯於鼎。諸事畢。乃呼夏羅起。夏羅欠伸其體。目視克利笑曰。胡不早呼我起。致君一人偏勞。克利曰。此吾責任。奚敢勞君。且知君疲倦。故不敢擾君清夢耳。夏羅曰。君謂吾疲倦誠不虛。余不得安眠者。已七日矣。又曰。吾欲汲飲。祈假我以罐。克利取一汲器與之曰。君既往汲水。請多汲少許。以備飲馬。距此不遠。卽有河流也。夏羅笑曰。君不防我迷失路途乎。克利亦笑。

答曰。君謂我疑君不能覓河流耶。其實我信君必不至此。君能黑夜獨騎走空山中。而不能覓河流乎。語畢。偕之出門。抵一樹林。克利遙指曰。林盡處卽爲河流。君可往取之。吾尙有他事。當先返。俟君歸而同餐。夏羅遵其所指路。尋至河邊。先自吸飲。然後汲滿而返。沿途自思曰。克利爲人極忠厚。且甚樸實。大可與之同處。攜水入室。以授克利。克利曰。早膳已備。言時。置肉桌上曰。此碟用之已久。故有崩缺處。夏羅曰。吾亦如君尙樸實。不事奢侈。二人對坐共膳。夏羅曰。君誠妙手。何烹調之美也。又曰。君到此幾何時。所操何業耶。克利曰。吾甫來數星期。在此司牧耳。夏羅曰。君爲東主耶。抑爲人代勞耶。克利曰。吾爲吾東主牧之。言時。以手南指曰。東主在彼。名巴耶梨。所居離此約四十里。夏羅曰。此處牲畜繁滋乎。克利曰。然。此處牧場較他處爲佳。夏羅舉杯啜茗。問曰。君之糧食。何時爲應取之日乎。克利曰。在月杪。吾糧食頗足。不愁缺乏。君可毋須速去。夏羅曰。敬謝厚意。時二人食畢。夏羅倚床欄坐。以手支頤。頻視克利面。旣而徐徐曰。吾有一語告君。吾意欲留此與君。

同事。且曾探訪此山之左近殆遍。語至此。遽止。克利不解其意。俟久之。見其不續言。乃問曰。子云何。夏羅曰。離此頗遠。有一地名華利倫拿。言時復止。克利仍不解。答曰。吾不知君意所指。請明言之。夏羅微笑視克利。良久乃曰。我意無他。吾自信能任是職。初本欲往遠西謀生計。今遇君。承見愛。欲稍効力。以報萬一耳。苟君以我爲可用。吾當留此助君工作。至工值則吾不取也。克利注視夏羅。徐徐答曰。吾非東主。然以君之意白之。料無不可。但云不取工值。則子自待太薄矣。夏羅曰。否。吾非夔人。無藉工值也。因取其帆布袋提而搖之。鏘鏘然聲達戶外。且曰。吾攜有多金。子毋爲我慮。所求者惟與子同處一室。則私願足矣。夏羅此時詞氣溫和。頻視克利面。克利見其誠懇。乃曰。如是甚佳。吾當往白於東主。然吾必代向東主議取工值也。夏羅亦點首應之。克利曰。吾事本甚繁。今得君相助。實吾之幸。夏羅曰。吾與爾貌極肖。在他人觀之。必悞以吾二人爲同胞兄弟矣。復笑曰。吾等既有此奇遇。卽認作兄弟何如。克利曰。甚善。於是二人各起握手。親愛之情。殆如骨

肉。自此二人日以檢察牲口爲事。除馮眠外。必至夕陽西下。方爲二人休息閑談時。克利旣得夏羅相助。又免寂寞之苦。所牧牲畜。尤勝曩昔。而此牧場水清草茂。夏羅亦極適意。助克利工作。頗有條理。暇則相將馳馬。此更爲彼二人所同好。然二人性情恰甚不同。克利靜默少語。夏羅則活潑好談。蓋雖同處此自由境地。而克利胸中。時時有所繫念。故不能不因以減其少年興趣也。一日。二人操作畢。頗疲憊。相將返廬。膳後各吸雪茄煙。圍爐而坐。克利問曰。君何故竟棄華利倫拿。而至此處。可與我言否。夏羅曰。此事頗難詳細告子。蓋別有原因在。然子勿疑爲不可告人之事也。克利曰。爾前在彼處作何事耶。夏羅曰。往來無定。亦曾在彼處附近掘金。然未獲利益。克利曰。金耶。吾居於是。未嘗聞有金也。夏羅疊兩手於腦後。微笑視爐火。徐徐言曰。澳大利亞幾遍地皆有金礦。卽此間近處河中。吾料亦有金沙。惜無暇淘取耳。且吾自省命運不佳。故常遇可以獲利之事。不能獲利。克利略點首。夏羅復曰。吾有寡母。吾之責任如負千鈞。吾至此。冀獲重利。贍養老母。

耳。夏羅言至此。面現戚戚狀。又曰。數年前亦曾有許多機會。均未成功。克利曰。未成功耶。良可惜。夏羅曰。克利。聞爾言離鄉已久。爾爲英吉利人乎。然吾未聞子一述生平歷史。何也。克利曰。吾離國幾及五載矣。言至是。截然而止。夏羅以語挑之。曰。究爲何事至此耶。克利遲疑良久。答曰。噫。吾事言之頗長。吾向居戚家。一日因逃學迷路。復誤附輪船。遂飄流至此。夏羅曰。子竟安心長處此耶。克利太息曰。吾以逃學故。親族皆謂吾爲頑梗。故愧見之。然輾轉而遂遠涉於此。非吾所料也。夏羅曰。然則何爲至此乎。克利強笑曰。亦如子云。命連使然。夏羅曰。吾料爾戚友必嘗邀爾歸。爾自不歸耳。此種情形。我由己身可以揣得之。蓋吾自離家後。吾母常常促余歸。克利曰。否否。吾生平無友。夏羅曰。子無友乎。非美事也。克利至此。頓憶及在賜士尼賜士小園與美翠話別接吻之景況。心動神馳。竟忘却眼前相對之人。及所談之事。急以手探外衣胸際之袋。出一小包。反覆省視。復鄭重置裏衣袋中。夏羅凝視之。知必有故。又知其必不肯言。因不復詰問。少選。二人均睡。自是而

後。二人感情益深。一日。乘馬巡視牲畜。誤入一狹窄山徑。致失去多羊。克利問曰。失去幾羊乎。夏羅意殊不樂。吁氣曰。噫。失去甚多。奈何。旣而決然曰。今失去多羊。無以對東主。吾意不歸屋內。卽在此山中別圖機會。且爲畜牧所得工值無多。而又辛勞終日。子乃不思改圖乎。克利嗒然垂首曰。爾在此執役。薪俸太薄。宜子急思改圖。夏羅曰。吾非計區區工資。又曰。若得金礦。從事一日。勝畜牧一年。克利曰。爾言雖是。然卽欲別圖。亦必先覓還此已失之羣羊。吾料總在此山中。可從我覓之。遂帶一犬。策馬沿河去。夏羅亦隨之行。然意頗不在羊。常注視河流。抵一處。見水淺不盈一尺。忽失聲曰。噫。竟有斯物矣。言時已躍下馬。雙手掬河底碎沙石。向水面簸滌幾次。再審視之。體顛面白。良久始定。將沙棄擲地上。意甚自得。時克利向前覓羊不得。回首欲與夏羅語。夏羅忽不見。急循原路返。則夏羅方佇立河干。呼之不應。乃下馬手拍其肩曰。子何所遇耶。夏羅始驚覺。徐曰。無所遇。克利曰。不得羊奈何。夏羅曰。爾急急覓羊。不知今已遇絕大機會耶。克利張目視之曰。爾顛

耶。言時。見夏羅遍身戰慄。急問曰。子何故在此。曾見何怪事乎。夏羅曰。吾爲怪人。故遇怪事。克利曰。吾問子。又言無所遇。今所言何指乎。夏羅乃指河中曰。絕大機會。卽在此。隨又緊握克利腕。低聲曰。子毋高聲。此處雖無人在。然恐天空之飛鳥。陸地之羣羊。亦能洩漏消息也。吾友。爾試觀之。金砂布滿河中。其多至於不可億計。克利克利。速來速來。且勿作聲。否則恐爲人竊聽去矣。克利隨其後而行。至一處。夏羅復如前掬沙。示克利曰。子試視之。克利初見。猶以爲黃沙而已。及凝神辨視。則果有少數金沙。夾雜沙中。夏羅曰。子見之否。前面河流曲處尤多。蓋爲上流河水所衝激。萃聚於此者。言訖。躍抱克利。狀如顛狂。且謂克利曰。子如聽我言。早辭牧職。在此掘取金沙。吾二人何難立成富人哉。宜速返。預備淘器及鐵鏟等物。并攜行李各項。吾等非露宿於此。日取而夜守之不可。遂問克利索一巾。已亦出一巾。滿包河中沙。授克利曰。攜歸屋內。沐以示子。當知我言非謬。克利接置馬鞍上。旣而曰。所失羊將如何乎。夏羅矇目視克利。似甚不悅。答曰。子若因失羊而慮。

似忘此絕大機會矣。克利緊縐雙眉曰。此羊非我自有。我爲人牧耳。倘東主過問。吾以何辭對之乎。夏羅憤然厲聲曰。子何一愚至此耶。既如是。子自往覓羊可也。又曰。子究有意爲此事否。克利曰。爾意似疑我不願相助。然吾無是心。且絕無嫉妒於子。言至此。自裂其衣。亦厲聲曰。夏羅。我誓之。如我食言。有如此衣。語畢。策馬自去。

第十章

克利列除望策馬巡視牧場。以失去數羊故。心中悒悒不樂。又念夏羅一意欲掘取金沙。自問恐未必有此幸福。憶自別美翠以來。無一日不以建立事業。求達歸國結婚之目的爲念。顧忽忽五年。一無所成。吾恐美翠殆已忘懷我矣。繼又轉念曰。否否。吾知此念爲吾疑生於愛之妄想。諒美翠必不忘我。然彼於此五年中。能不憔悴致病乎。能久支其多愁多病之弱質。以待我無期之建立乎。今我苟從夏羅之言。棄現在所牧之羊。從事金鑛。脫一日。掘有多金。則吾與美翠相晤之日不

遠矣。然此種舉動。非我所樂爲。且金沙爲夏羅所覓得者。我烏可坐分其利。克利思至此。遂決意不與聞掘金事。策馬前行。將以失羊事白之東主。繼念設東主聞之。親來檢點。則夏羅掘取金沙處。必爲所知。消息一洩。爭者紛起。豈非夏羅之利益失敗。由我而致。是又不可。我與夏羅既訂爲好友。則彼之事。應爲想到。吾雖年稚。然舉動而關涉他人事者。不可不慎重出之。莫若將失羊事暫隱起。俟終久覓之不得。再設他法可耳。今夏羅方從事掘金。吾不可不一往省視。遂攜犬驅馬入山谷中。則見夏羅裸體立河中淘沙。形態有如鬼物。舉首見克利至。卽呼曰。克利。爾何不從吾於此。吾帶有兩日糧食。爾毋以辛勞爲畏也。克利垂首答曰。吾不能如子命。夏羅乃舉腰際包纏之金沙示之曰。克利。爾見否。克利徐答曰。此乃子物。非我所應得者。且我不能驟離羣羊。夏羅不悅曰。子誠愚哉。子誠愚哉。子既不樂爲此。吾亦不能強子。又問曰。克利。爾既不從吾言。殆別有他意。然爾究能不洩我事否。克利聞是言。面色紫漲。答曰。我已誓之。子忘却耶。我終不洩言。子可勿疑。此

金乃子之物。亦子之幸福。子安心圖之可也。言竟策馬而去。次日早殮後。驅羊出草場遊散。並使就芻。工作既畢。徑回茅舍。惟近與夏羅共處久。驟然相離。不勝踈蹻之感。如是者二日。至第三日。恐夏羅糧食不繼。爲攜乾糧肉食往饋之。比至其處。遍覓夏羅不見。心大驚詫。乃下馬繫一石上。沿河呼之。此時心慮夏羅或遭不測。行甚急。呼亦甚急。足下忽覺有物阻步。俯拾之。乃夏羅所用之鏟。及一淘器。狼藉地上。大驚呼曰。噫！夏羅殆矣。物棄此。人何在耶。克利幾至驚蹶。正俯視間。忽聞有呻吟聲甚微。週迴四望。隨聲浪尋去。始見夏羅臥河邊沙泥中。曲兩肱。壓手於腦後。狀如殭屍。克利急下就之。俯身呼曰。夏羅。爾胡爲若此。噫！遇意外事乎。夏羅！夏羅！胡不應我。再三呼之。始見夏羅略舉其首。微張其目。似不能認人。復閉目不動。克利撫其胸問曰。子有病乎。能起坐否。夏羅此時似略清醒。出兩手據地。徐徐坐起。用手指屢拭其目。良久乃曰。克利耶。爾何能覓得我。我以爲將獨斃於此矣。然吾卽斃此。亦必不捨此去也。克利曰。夏羅。爾意謂我棄爾耶。我爲攜

糧食來。覓爾久矣。爾何故若此耶。夏羅搖首曰。吾不能食。吾以日夜辛勞。致得重疾。已不食一日矣。言已。嗟嘆數聲。復枕手臥。克利曰。吾今見爾狀。知爾病甚重。夏羅曰。吾苦痛不可忍。欲匍匐往就無日光之處。竟不能起。克利曰。勿急躁。吾當扶爾。遂由衣袋出小瓶。傾白蘭地酒於杯中。以河水利之。就夏羅脣邊。呼使飲。夏羅徐徐咽下。其聲稍有力。乃曰。克利。爾能扶我起耶。吾欲一避此日光。克利曰。我欲扶爾同歸。夏羅聞言。色頗不悅。凝視河中。咨嗟不已。克利知其意。猶不捨金沙。乃曰。待爾病愈。仍可復來此地。夏羅垂首。幾不能舉。答曰。吾實不忍捨去此處。此處金沙甚多。然皆沈河底。惜無器械取之。噫。彼蒼何不我佑。乃不一援手乎。克利曰。子勿多言。速歸去。速歸去。待後再來設法。言訖。即牽馬下。就夏羅曰。良友。吾今扶爾。夏羅喘息曰。去乎。爾令吾去乎。克利更不復答。竭力抱夏羅起。扶之上馬。又曰。爾可以身靠我。乃傍馬側。緩緩而行。夏羅歎曰。子真我良友。以子如是真誠相待。我當刻骨銘之。吾因發見此金沙後。幾成瘋人。誠可歎也。克利曰。毋多言勞神。於

病軀有損。克利此時恐夏羅不能坐穩。故約馬不令速行。久之始抵屋。扶之入門。俾臥榻上。此榻本克利先爲夏羅所設。夏羅行後。並未撤去。備其掘金勞苦時歸息也。夏羅閉目靜臥。少頃。張目週視。見克利在屋中掘地。帶喘問曰。爾掘地備我死而埋我乎。克利曰。否。旋俯身從地穴中出一小木箱。曰。此吾貯物處也。夏羅注視問曰。所藏何物乎。克利曰。各物皆貯之。乃啓箱。出一小瓶。示夏羅曰。此金雞納霜。子可服之。因將瓶之旋螺除去。傾藥少許於夏羅掌中。夏羅舐藥入口。復以兩肘抵牀。引首望木箱內。見有一帆布袋。滿貯金錢。又有一記事小冊。外以綢帶束之。問曰。此冊是日記否。克利曰。然。亦兼記每月出入之金錢。夏羅曰。亦載爾以前之事實否。克利曰。亦間及之。夏羅曰。何故藏諸地下。克利將各物復收入箱中。隨答曰。取其謹密而已。夏羅曰。吾甚願知爾所記何事。克利曰。所記亦並不詳細。不過獨居無事。追念往事。偶一記之耳。至所記之事。今不能告子。但終有爲子縷述之一日也。子狀憊甚。眼亦乏神。可少息。是時夏羅出二物授克利使入箱。一爲帆

布所製之袋。卽其初投宿時。曾以中貯金錢炫示克利者。一爲手巾所裹之金沙。乃近日所得者。克利爲置箱中。然後將箱放入穴底。以食器覆其上。夏羅復長吁一聲。偃身而臥。不久便沈沈睡去。克利晚間注意護視之。次日復出外牧羊。歸時以溫水代夏羅拭面。並以金鷄納霜進。調治周至。如一極好之看護婦。夏羅時作囁語。喃喃莫辨。狀極暴戾。又頻頻呼馬利之名。呼時似極注意。忽又驚號狂跳。或懼或哭。四日以來。皆如是。至第五日始略愈。見克利坐其榻側。乃歎曰。克利。吾累子實甚。子得毋怨我乎。然吾知爾視我若同胞。必諒我也。因舉手握克利之腕。良久不釋。以示感愛之意。克利曰。吾豈怨爾。得爾病愈。吾心慰矣。隨進羹湯與飲。且曰。尙以甯睡爲是。夏羅微微應之。閉目休息。旋又睡熟。至數句鐘後始醒。自覺精神較前爽健。謂克利曰。吾可望愈矣。克利亦甚心慰。曰。如此甚佳。夏羅微笑曰。吾前此數日。竟懵然無知。自知必有許多囁語。子能爲我覆述之否。克利曰。吾未注意。且吾司牧。不能終日悉在子前。或子有囁語。吾未之聞。亦未可知。夏羅太息。低

聲自語曰。不聞我言甚佳。復對克利曰。子之身世。吾今可揣知之。吾視子殆必爲英國之世族子弟耳。克利曰。吾不解子何以忽作此言。若子疑克利列除望非我真名。我可承認。夏羅復以和柔之聲問曰。然則真名可告我乎。克利慨然曰。吾本不必自隱。況與子深交乎。吾真名洛孟……言至此。頓憶美翠問己名時情景。頗增感觸。幾不能成語。然思夏羅見其吐茹。必疑不以實告。復強笑曰。吾名洛孟。意道列標。沈非左治力。崔馬勞。夏羅兩手按牀。斜倚牀欄曰。力崔馬勞。此名耳熟。吾謂子爲世族子。殆不誤矣。洛孟微頷其首。答曰。賜士尼。賜士伯爵。卽吾伯父也。夏羅張目注視克利良久。顯其十分驚訝之色。繼又勉作鎮定。似不甚介意者。然微笑曰。吾早料及。噫。子之父亦必一顯者矣。洛孟曰。然。吾父曾居職。故人呼我爲力崔馬勞。夏羅曰。天乎。力崔馬勞。乃在此爲人牧羊。儕於僕廝而不能自拔乎。力崔馬勞。君得毋太愚。使吾與君易地處。今昔之地位。懸殊若此。必將病狂矣。君究何故至此。請詳告我。力崔馬勞。吾今乃急欲聞君之歷史矣。克利曰。子如不厭其繁

瑣當爲子詳述之。然子幸勿笑我也。夏羅欠身微起坐。似急不能待。以速聞爲快者。克利曰。子仍臥。勿勞病軀爲要。夏羅曰。請君速言。吾何敢笑君。吾嘗謂人之歷史。愈奇乃愈有趣味。君慮我笑。我愈知爲極有趣味者矣。克利在此五年。中懷蘊閼。其從前歷史。已如止水之不起波瀾。今因與夏羅相處久。時一經其挑問。躍躍欲吐久矣。於是卽舉與美翠訂約。伯爵逼婚西卑。不從被斥。負氣而出之始末。一告之言時。如身歷舊境。忽喜忽悲。忽怒。使夏羅果爲克利好友。必且代爲下淚矣。顧夏羅似甚色喜者曰。克利君。君之歷史。真如半部好小說。又如開場之佳劇。使吾聞之。亦印美翠於腦中矣。言訖。忽自笑曰。已知君名。仍呼克利。幸子恕我。克利曰。否。子幸仍呼我克利。夏羅曰。子行時。曾否又與美翠相見。克利曰。曾往話別。夏羅笑曰。此必又有一段佳話。彼與子別時。情狀如何。克利遂將是夜相見贈髮等事。復詳告之。夏羅曰。常見子衣袋中藏一小包。殆卽美翠髮乎。克利曰。然。夏羅曰。爾日記中曾否寫此事乎。克利曰。常常道及。夏羅曰。君記此何意。克利似有愧

赧狀。微笑答曰。吾亦不自知。但思念此女時。不能自抑耳。夏羅曰。吾知爾意。殆欲使美翠見之。克利曰。然。吾甚欲將此日記。更錄一分。以寄美翠。使彼知我刻不忘情之苦。蓋吾日記中。以記載對於彼之情愫爲最多也。夏羅曰。何不寄去。克利曰。吾雖如此懸想。但思此種情愫。待彼於我成立後知之。尤足慰彼。今日寄彼。徒增其悲感耳。且道旣遠隔。歷時又久。人事恐有變遷。萬一爲他人所得。轉無益而有損耳。吾今所希望者。惟待機會而已。夏羅曰。然則子伯父豈無產業。君何急急求機會也。克利笑曰。子忘我前言乎。吾負氣而出之時。曾立誓不用彼一辨士也。夏羅曰。彼蓋棺時。君可歸家矣。克利曰。彼非老邁。吾亦不欲其死。吾能自謀建樹。與美翠共享之。則爲吾私願所期。夏羅笑曰。吾思美翠亦殆願子如是。克利微笑頷之。克利此時言隨事盡。思繼言來。回首前塵。惘然如夢。乃起謂夏羅曰。吾欲往屋外散步。子可休息片時。夏羅仰臥榻上。注視樓板。目中發出一種奇異之光。似應非應。克利初不介意。徐步出外。則見層雲掩月。淒風襲人。微歎自語曰。此時情景。

彷彿如樓窗接吻時矣。料彼今夕。輾轉牀衾。亦如我之思彼乎。抑或竟深入睡鄉乎。克利正徘徊間。忽林中突出一女子。直撲其前。恍惚中又疑美翠來矣。此女子既奔近。驟握克利手曰。吾果覓得汝矣。汝慎勿稍出聲。恐邏者已在後耳。

第十一章

克利驚悸欲絕。急呼曰。美翠美翠。汝烏得來此。女子急以手掩其口。狀極驚懼。顫聲曰。爾勿聲。恐有人躡吾後來。彼輩將欲擒爾去矣。噫。夏羅。彼輩方四出蹤跡。爾吾特乘夜來相告耳。言時。氣喘促幾不接。以手按胸際。克利此時就微微月色下。始辨此女非美翠。然以相隔多年。安知其長成不稍變。及聞呼已爲夏羅。乃恍然悟。知其爲誤認。方欲辯已非夏羅。而口已爲女手所掩。不能出聲。女子復顫聲言曰。爾知我覓爾之難乎。爾待我誠忍心已極。然我始終爲爾。雖死不變。惟上帝鑒之耳。女言及此。手已稍鬆。克利急掉首言曰。女郎。我非夏羅。女又急以手掩之曰。爾尙疑我。并我亦思隱却。抑何愚也。夏羅。吾之愛爾仍如故。爾毋多疑。克利此時。

且窘且欲失笑。旣憐女之癡。又恐真有邏者躡其後。已雖非夏羅。固無懼。然面目旣相似。倘再如初出奔時被捕於船人。則眞夏羅之蹤跡。且將因而發露。意欲告此女以夏羅在茅屋。引往見之。顧甫一出聲。女卽以手握其口。已一手又爲女所緊執。口不得言。身不得動。視此女戰慄之狀。如弱絮臨風。可憐已甚。恐其傾跌。因以一手圍扶其腰。女俯首伏克利懷中少息。又舉首四望。始續曰。夏羅。爾惟別我而他適耳。吾父知吾愛爾。因爾逃後。吾飲泣不食。吾父乃爲我述爾之罪狀。吾揣父言非謬。但吾終不能改愛爾之心。克利此時止之無法。聽彼述之。又似竊探夏羅隱事。乃微仰其面。欲顯其與夏羅相異處。俾女自悟。不料女絕不審視。又續言曰。今吾父誓欲追爾返。爾究有無爲此事乎。克利更難再忍。疾聲呼曰。天乎。爾誤矣。爾誤矣。女大驚。復掩其口曰。毋高聲。毋高聲。且聽吾說。一日。有一人策馬至吾家。吾父及吾皆詫異。此人入室。卽引吾父作密談。吾障身短垣後聽之。盡聞其語。夏羅。爾知彼爲何人乎。彼蓋卽警察長也。彼告我父。謂欲緝一欺騙賊至此。并述

其所緝者之年歲形貌。吾聞之。幾爲昏絕。蓋其所言。一一皆與子符合。吾父俟警察長去後。乃問我曰。馬利。爾聞之否。克利不待女畢其詞。復僂語曰。噫嘻。馬利乎。吾嘗聞爾名矣。女止之曰。夏羅。爾勿多言。吾竊出尋爾。不能久談。爾勿遲誤。急遠避。爾居此處。我能至。彼亦能至。且恐彼等已隱躡吾後也。又曰。夏羅。爾有川資否。吾欲助爾。竟無能爲力。然聞吾父言。有一帆布袋。中貯金錢不少。置案上。竟爲爾取去。此事諒非不確。爾速以此。作川資。逃往英國。將來或圖改過。尙有再見之希望。我必終守爾勿變也。克利聞其言。觸起夏羅借宿之夕。曾以金錢一袋炫示已。今就女言證之。竟爲盜賊。不覺慄懼。面色轉白。脫口大聲曰。噫。天乎。彼竟爲騙賊乎。言時手猶執女腕。女此時似有驚悟意。斗以雙目注視克利面。良久。忽灑脫其手。倒退數步。至一大樹下。倚樹而立。不能發一語。克利趨前欲挽之。女竟踣地。以手掩面問曰。君何人乎。君何人乎。噫！吾豈夢耶。克利扶女起。低語曰。吾屢告姑娘。吾非夏羅。奈姑娘不信。且以手掩吾口。不令吾言。姑娘所欲見者。得非夏羅先

乎。女曰：然。君何以知之。克利曰：彼爲吾友。女曰：君識彼乎。求導我往見。克利曰：吾初聞姑娘呼夏羅。卽疑爲此人。欲與姑娘言明。導姑娘往見。今悉聞姑娘所言。知彼爲一騙徒。姑娘可勿往見。彼見姑娘。恐姑娘洩其隱事。非特不以姑娘爲好意。或反生怒。女曰：否。否。彼不至疑我。君速導我往。我不往。彼如何能脫此險。克利曰：不妨。吾可囑其逃匿。且能代述姑娘對彼之美意。女俯首暗忖。克利言良是。乃曰：君能勸之乎。克利曰：能。度姑娘在此倉卒中。冒險奔告。亦只爲欲脫彼於禍耳。姑娘以速返爲是。或警察等躡姑娘後而至。夏羅轉危矣。女此時甚感克利。謝曰：若是。則妾不虛此一番辛苦矣。因詢克利姓氏。克利曰：吾名克利。列除望。姑娘亦須示我以名。女曰：妾名馬利馬素。克利曰：吾將姑娘之名告夏羅。彼必自省矣。女正欲行。忽驚曰：何聲乎。豈彼等已追及乎。克利曰：否。此吾馬食芻之聲。又曰：姑娘去休。否則彼等將蹤跡至矣。女曰：諾。遂與克利握手爲別。行數武。又折回向克利曰：毋忘妾言。乞以最仁愛之心待君友。克利慰之曰：請勿憂。吾必竭吾力助之。俾脫

於禍。女始欣然去。克利亦怏怏而歸。

第十二章

克利滿腹感念美翠之心。突爲馬利所溷。消歸烏有。又備悉夏羅所爲。彌更不樂。默默坐椅中。見夏羅曲臥牀上。一手枕腦後。微歎曰。好少年。竟作此敗行事耶。吾甚惜之。又曰。必今夜縱彼逃去。否則邏者且至矣。遂起身至屋後。牽馬出廄。配置鞍轡畢。又備一食袋。實以麪包脯肉。并備其臨行之食。然後至榻前。注視夏羅。又長歎自語曰。時不早矣。盍呼之醒。乃搖夏羅肩低聲曰。夏羅速起。夏羅速起。夏羅睜目問曰。天尙未曉。何故促我起。克利不卽答。徐曰。爾此時覺無恙乎。夏羅曰。吾已强健如初矣。克利曰。爾能乘馬遠馳否。夏羅曰。能。爾何故作此問。爾覓得金礦耶。克利曰。吾未嘗覓得金礦。惟願爾速行耳。夏羅徐徐下榻。問曰。何事。克利曰。爲盜騙事。夏羅色遽變。急問曰。誰盜騙耶。克利乃正色答曰。夏羅。爾之所爲。吾已盡悉矣。爾盜人財物。逃匿至此。夏羅聞克利語。由驚而愧。由愧而怒。忽而唇顫目動。

猛向牀次取手槍擬克利。手按機關。不意數按不響。克利色夷然。仍笑謂夏羅曰。爾速棄槍。我早料爾有此舉。已先去其槍彈。爾何所施其技乎。夏羅神色沮喪。擲槍牀上。趨近克利前。顫聲曰。克利。爾將用何法對待我乎。我雖不肖。然爾非我友乎。克利曰。吾必能原諒爾。且吾曾許一不幸可憐之女子。助爾脫險。夏羅曰。女子耶。克利曰。馬利馬素。爾憶之否。夏羅聞馬利名。心益驚悸。乃力制其恐怖之容。對曰。吾向未聞是名。克利曰。爾真不憶彼乎。可憐彼尙常常憶爾也。據彼云。彼父偕警察等緝爾甚急。恐爾就擒。冒死來覓爾。使爾早自爲計。夏羅見克利已盡知其事。益驚懼不安。曰。克利。爾盡悉我事矣。克利曰。吾盡悉之。彼女子已盡舉爾事告我。夏羅。爾真負彼女子。彼愛爾之心。可謂切至。爾乃負心舍棄之。夏羅。爾自捫心。此較盜騙事更難懺悔。上帝必不能赦爾也。夏羅遽闔扉。身倚扉後。低聲問曰。克利。馬利如何與爾相晤。請爾告我。彼乃尙憶我乎。克利曰。爾不知女子之心。不愛則已。苟相愛。必不輕變。今不暇與爾言他事。惟以彼女子之言轉告於爾。爾靜聽。

之。彼謂我曰。請告夏羅。速往英國。若能自立。欲予往時。當如命。夏羅垂首佇立。一耳聽門外。一耳聽克利語。兩目時時啟閉。克利述馬利語訖。酌咖啡一箋。並進牛肉一盤。曰。夏羅。君飽飡行矣。明日早飡。不知君在何處。此爲吾進食於君之末次。祝君如馬利言。建事業於英倫。然後設法迎娶之。以子之才。必能無負此女子也。夏羅取咖啡飲之。曰。吾此時食不下咽。克利曰。吾已爲子備食袋。可併此肉入之。夏羅曰。子母瑣瑣。請自籌之。我行後。邏者掩至。誤以子爲我。奈何。卽不然。或就子索我。又奈何。克利曰。子母爲我計。我但知踐諾於馬利。盡力於子。此外非所計。因行近窗前。仰首外視。曰。天將收去夜色矣。速行。毋再延留。夏羅乃置咖啡盃於案上。整衣躡履。克利卽發其穴啟箱。出夏羅帆布袋及巾裏金沙。復分已所蓄金錢之半。爲納帆布袋中。曰。以此贈子。子長途需用正多也。夏羅忽作孺笑。曰。子若此。殆視我如一犬。克利垂首不復答。夏羅注視良久。取無彈之手槍。曰。子縱我逃。不與我軍械乎。則不如縛我之爲愈矣。克利曰。吾已爲子備之。因取藥彈一包置其側。

曰：子可將去。夏羅口中微語曰：吾不能不負爾相待之厚意矣。言時，納彈槍中。指克利曰：我將以一彈報爾。爾忘我固一竊盜乎？克利絕不驚恐，答曰：噫，爾何膽怯至此耶？爾以槍斃我，不如留以對付追緝爾者。夏羅收其槍，復癡笑曰：聊與爾戲耳。遂啟門出外。前後探視一過，見馬已繫門外樹上。乃向門揚手與克利作別曰：今別爾行，後會有期。克利亦曰：後會後會。言訖，返身入，擬納箱穴內。不料夏羅復轉身入，乘其俯身向內，疾取適間克利起箱之鏟，從腦後力擊之。克利出不意，中鏟立仆，血溢不止。夏羅又連擊之。克利已暈絕。夏羅手仍舉鏟，目注此患難相扶之良友，血凝滿臉，呼吸全無。又俯手探其胸際漸冷，面頰未爲血污處，色白如紙。乃垂淚曰：克利，予不得不死爾。言訖，退坐榻上，默默如有所思。久之，忽起立，將榻下木箱取出，搜得克利之日記冊，及所餘金錢。又從克利身畔，取得其所藏之巾髮，更有銀幣數枚，一并納入己袋中。行至門前，回首向克利之尸，顛聲曰：憶之。夏羅先者，固一恩將仇報之忍人也。方出門，突聞屋內砰然一聲，若與其言相應。答

者。夏羅毛骨皆悚。急入視之。則爐中火柴爆裂而墮地也。頓憶初到之夕。亦聞此聲。心中爲之震蕩不已。旋復自語曰。此天啟我也。乃悉撥爐內餘燄。堆置一地。麤上用扇煽之。俄而煙燄滿室。勢將上炎。乃倒扣雙扉。策馬如飛而云。

第十三章

克利在澳洲搆此慘禍。彼心魂所注之美翠。在家中烏從知之。且并其行蹤所在而不知也。美翠自隨乃祖赴跳舞會以後。心中鬱鬱不樂。日甚一日。而彼施拉士者。方且華衣美鞞。日至桂香小憩。徘徊樓下。冀得一邀美翠之顧盼。而美翠偶爾遇見。卽避之若浼。不輕與一接談。蓋不特心厭其人。且因一見卽觸起初見洛孟時之情事。愈增惆悵。漸至園中都不一到。鬱鬱樓居。惟藉憑窗遠眺。寄其天末懷人之遐想而已。一日。高頓忽問美翠曰。爾視施拉士之爲人何如乎。美翠曰。兒甚惡其人。高頓曰。惡彼耶。然彼頗屬意於爾。且常在吾前探爾心之好惡。美翠曰。祖胡不告以兒所惡者卽彼。高頓笑曰。吾烏知之。今聞爾言。吾始悉耳。美翠曰。此後

願祖勿再向兒道此人。兒今欲外出。擬往一探巴斯夫人之女。未悉其病愈否。語畢。攜一提籃。滿貯鮮花。出園而去。既抵巴斯家。巴斯極歡迎之。並坐榻上。巴斯見籃內之花。鮮豔可愛。乃問曰。美翠姑娘。爾曾至賜士尼花園乎。美翠答曰。否。巴斯曰。吾以爲此花乃摘自賜士尼花園耳。然則皆姑娘園中所有乎。美翠曰。然。語畢。將花一一取置桌上。曰。以此贈夫人。巴斯欣謝。美翠曰。亞美里已痊好否。巴斯曰。現已小愈。美翠曰。曾延醫診治耶。巴斯曰。昨曾延診。服藥後精神較好。然吾近日有一事頗爲難。美翠曰。何事。巴斯曰。昨非力齊來言。此處屋租。每星期將加一先令。以我之貧。照常應付尙竭蹶。況又加增。然遷居亦不易。奈何。美翠聞言。亦爲巴斯不樂。沈吟良久。答曰。倘吾見非力齊。當代夫人求免此一先令之增加。以伯爵之豪富。諒不計此區區值也。巴斯曰。甚善。果能如此。深感姑娘。美翠曰。姑試之而已。巴斯因美翠言及伯爵。觸起伯爵之家事。乃問曰。聞伯爵近來鮮出外赴會。然乎。美翠曰。然。巴斯曰。洛孟。本伯爵之承嗣子也。胡一去數年。至今絕無音耗乎。美

翠一聞洛孟名。心中暫伏之思潮。若被長風湧起。況絕無音耗四字。尤彼思潮中。最激之旋渦。一時顏色慘變。遏制不定。久之。始微微太息答曰。吾亦常以此事爲伯爵慮。巴斯曰。吾聞洛孟之去。爲與伯爵口角故。此說然否。美翠曰。吾亦不甚了。巴斯曰。吾恐洛孟或已作他鄉之鬼矣。否則數年之久。胡無一書致伯爵耶。此本美翠意中常常慮及者。今聞巴斯言。如得噩耗。眼中之蓄淚。將泉湧而出。恐爲巴斯所見。急起立。四顧壁上所懸畫圖。口中支吾答之。自覺不能復留。乃與巴斯握別。巴斯曰。姑娘爲視小女來。乃不與一見乎。美翠曰。恐擾其病中之休息。夫人爲我候之。巴斯曰。又累姑娘勞頓矣。美翠曰。不妨。吾藉此出門一吸空氣耳。巴斯復以屋租事叮囑。美翠曰。吾必向非力齊言之。旣出。一路眺望風景。冀少遣愁緒。行近園中。適見非力齊立園門外。甚喜。卽前見之。且曰。非力齊先生。吾幸與君值。非力齊曰。姑娘有言見告乎。美翠曰。然。吾適至巴斯夫人家。聞君將其所居屋。每星期加租一先令。然乎。非力齊曰。然。美翠曰。巴斯夫人言恐無此力。君能免之乎。

非力齊曰。若彼嫌值昂。可遷往他處。吾屋不慮無賃客。美翠曰。巴斯夫人家極貧。且邇來彼女又病。吾料伯爵必不斤斤計此一先令者。君何不允之。非力齊曰。不能。美翠見非力齊不允。且言詞粗率。使已難受。不覺紅暈雙頰。忽一舉首。見伯爵立非力齊身後十餘步外。乃注視之。非力齊見美翠目視己後。亦一回首。見是伯爵。卽有瑟縮不安狀。時伯爵已盡聞二人語。乃前謂非力齊曰。爾可去。非力齊諾諾而行。美翠亦入園。伯爵從其後。至林檎樹下。忽曰。爾暫止。吾有言欲問爾。美翠乃停步不行。伯爵遂坐昔日洛孟與美翠並坐之石榻上。美翠心又怦然。伯爵徐徐問曰。爾卽藝師高頓女孫耶。美翠答曰。是。伯爵曰。爾何名乎。美翠曰。名美翠。伯爵曰。吾似曾在何處見過爾面。惟記憶不清矣。言時。仰首瞑目作默思狀。既而笑曰。是矣。在跳舞會見過。美翠爾憶之否。美翠曰。然。伯爵曰。爾跳舞極佳。美翠曰。略諳一二耳。伯爵曰。適聞爾言。人將議我刻齋矣。不知此皆非力齊所爲。美翠聞伯爵自謂非刻齋。欲乘間爲巴斯讓租。乃曰。伯爵……語未畢。伯爵卽搖手止。

之。曰。爾勿言。待吾畢其說。美翠默然。伯爵曰。吾聞諸友皆謂我性慳吝。殊非知我之談。吾老矣。慳吝何爲。一朝溘逝。所有財物。皆屬他人耳。美翠心中自忖曰。若不逼洛孟逃去。亦何至皆屬他人。思時心頗不平。徐曰。此由伯爵置諸事於不問。一切盡委諸非力齊。故有此物議耳。伯爵似未盡聞。復止之曰。爾勿言。吾詞猶未畢。蓋吾年老。非力齊爲吾司帳人。故事事委之。其所作之事。吾概不知也。美翠曰。雖然。伯爵不少加考察。一任彼輩所爲。人烏能不議伯爵放棄主人之職。伯爵曰。爾言良是。但吾因老而孤獨。竟日鬱鬱不樂。故無心緒考察耳。美翠聞伯爵言孤獨。益觸起洛孟之事。乃曰。伯爵孤獨耶。伯爵曰。然。吾誠孤獨人也。美翠曰。伯爵之姪洛孟何往耶。伯爵聞洛孟二字。不覺面現傷慘之容。手中杖突然墮地。驚詫問曰。洛孟耶。爾何得識之。美翠自悔失言。面轉灰白色。伯爵又緊接問曰。爾從何識之。美翠曰。聞祖父言及耳。且知爲伯爵虐待故逃去。伯爵全身顫動言曰。吾未嘗虐待彼。實欲爲彼謀將來之幸福耳。美翠俯身爲之撿杖。且曰。何不覓之使歸。吾料

其必然未死。伯爵曰。去已數年。覓之恐未易。然爾之見解亦善。語畢。卽起立。謂美翠曰。可隨我來。美翠意欲不往。伯爵執其手曰。爾爲我言。爾歸。爾旣發起此議。爾可助我一商。且先爾言加租事。我尙未知爲何人。亦欲一詢爾。言畢。攜美翠出。入己所居之園中。

第十四章

伯爵手攜美翠。同過賜士尼園內。美翠舉目縱觀。見結構宏敞。花木繁盛。較諸己所居之小園。別有一番景象。伯爵問曰。爾曾到此園遊覽否。美翠曰。曾隨祖父來視伯爵。伯爵適外出。祇在彼客座中。作小坐耳。伯爵曰。然則爾祖必常將爾禁在家中矣。爾曾見洛孟乎。美翠曰。曾見之。伯爵曰。爾旣不來此園。何從見之。美翠曰。在小園內見過。伯爵曰。以爾嬌弱女子。扶持我行。覺勞倦否。美翠曰。否。伯爵見美翠溫柔雅淑。應對分明。乃極愛之。時已行近己之書房。遂啟門同入。美翠見此屋更爲華美。伯爵坐桌旁。命美翠坐其側。隨以兩肘憑桌。雙手抵額上。作養息狀。

約五分鐘之久。乃以手按鈴。少頃。一僕推扉入。伯爵曰。可喚非力齊來。僕出。伯爵又謂美翠曰。爾言免租事。俟非力齊來時。告之可也。美翠曰。諾。移時。非力齊進。見美翠坐伯爵旁。心頗訝之。乃佇立定睛。注視美翠。伯爵謂非力齊曰。此高頓之女孫美翠姑娘。爾不識耶。爾頃不嘗與之言耶。非力齊曰。然。識之。伯爵又謂美翠曰。爾頃言非力齊欲加其屋租者。何人耶。美翠曰。巴斯夫人。伯爵曰。彼既無力加多。著照付舊時之數可矣。非力齊。爾毋逼勒此貧困者。非力齊垂首唯唯。伯爵又曰。非力齊。吾尙有一事與爾言。吾今欲覓洛孟歸。非力齊似甚驚訝。曰。覓洛孟耶。言時。又注視美翠及伯爵。若有不可思議之疑惑。伯爵面現極決斷之色。答曰。然。非力齊曰。覓洛孟之舉。不始於今日矣。主人今更欲以何法覓之。伯爵問美翠曰。爾意如何。覓之爲善。美翠曰。可登廣告於新聞紙上。伯爵曰。甚善。又問美翠曰。此廣告應如何措詞。美翠面微紅。答曰。只言伯爵能赦免彼從前之罪。命彼卽歸可矣。伯爵命非力齊照美翠之言書畢。又囑曰。可卽送倫敦各報。非力齊唯唯持告白。

出。伯爵復問美翠曰。爾尙有他說否。美翠起身答曰。止此矣。遂辭伯爵行。伯爵送之出。至門首曰。吾暇時當來看視爾祖及爾。美翠微笑稱謝而行。隱念洛孟苟尙在此世界。見廣告當必歸來。但慮其負氣未平耳。然彼雖負氣。獨不我念乎。是晚美翠畧覺心安。次日往報巴斯。謂伯爵已允免其加租。巴斯極感美翠之德。乃美翠回至園中。伯爵已立候於昨日所晤之地矣。一見美翠至。卽問曰。美翠。爾往何處。吾來此候爾已久。美翠急與伯爵爲禮。答曰。適往見巴斯夫人耳。伯爵曰。爾亦有新聞乎。美翠曰。無。伯爵坐石榻上。與美翠閒談良久。始去。自此每日必至。見美翠時。必問曾聞洛孟消息否。如是者已一星期。各報告白登出。杳無音耗。一日又來。披海獺外套。面有笑容。手持一信。美翠未及問。伯爵已先啟齒曰。美翠。爾所畫策竟中矣。美翠度必洛孟信。急問曰。洛孟得乎。伯爵以手中函笑授美翠曰。爾自展讀。美翠急接視。乃一短牘也。其詞云。

賜士尼賜士伯爵吾之伯父鑒。各報廣告。姪已見之。今定於下禮拜二日歸。洛

孟上。

美翠反覆審視。因無發信日期。及其現在之居址。心頗疑之。但以失多去年。絕無音信之人。一旦忽焉出現。安得不喜。又念彼既歸。自無庸更言居址。此殆必洛孟實耗。非他人故與伯爵調笑者。遂笑謂伯爵曰。妾爲伯爵賀。且爲伯爵喜。伯爵亦笑曰。吾姪歸來之日。吾當開一歡迎會。爾屆期不可不來。美翠曰。妾自幼不嫻儀節。恐失禮於貴人。伯爵曰。美翠勿太謙遜。是日吾尙擬多請數人與會。然爾必不可却。美翠曰。妾俟祖歸白之。當遵伯爵命。伯爵與美翠談正歡。忽高頓進內。見伯爵喜笑。與常日迥殊。不禁驚異。伯爵急呼之曰。高頓。吾姪洛孟已有音耗。下禮拜二日歸來矣。此由美翠爲吾畫策。吾今特邀美翠屆時赴歡迎會。且邀彼今日至吾家晚膳。高頓聞伯爵言。亦爲伯爵欣悅。乃舉手稱賀。伯爵又曰。今日爲星期六。距下星期二。只三日矣。言竟又笑。少頃。復曰。洛孟離家多年。在外歷盡世故。今日歸來。諒彼性質必大異從前矣。歡迎之日。吾更請爹拿茂夫人。及西卑姑娘。並

其他各賓客。極一日之樂。語畢。遂攜美翠同行。美翠至晚膳後始回。洛孟歸來之消息。一經宣傳。遠近皆知。多有爲伯爵慶幸者。此時第一撫心自慰之人。則爲美翠。而非力齊則以爲洛孟雖回。不久亦必與伯爵齟齬而去耳。尙有爹拿茂夫人。亦因此頗爲驚詫。旣而持伯爵之信告其女西卑。西卑正坐火爐側。戲撥爐灰。聞其母言。似不甚經意者。曰。此言確乎。夫人曰。安得不確。又曰。爾尙記憶其人否。西卑曰。憶之。然吾料其外出多年。必已與他女子結婚矣。夫人曰。此或未必。西卑曰。卽有之。亦不過村女貧娃而已。諒一流亡之人。安得富家貴族。與之訂婚乎。言時。面有傲色。夫人曰。結婚與否。屆時始得知之。西卑領首不答。忽忽光陰。轉瞬而星期二至矣。美翠是日起極早。更換新衣。約八句鐘。卽與其祖同赴伯爵家。人坐未久。來賓續至。車馬紛騰。音樂迭奏。美翠夙性恬靜。不喜酬應。獨至今日。興高采烈。其心中之歡迎會。且更較伯爵府中爲熱鬧矣。女賓來者。皆與握手。心驚其豔。前在跳舞會所識之非列道伯爵夫人。更相款洽。凡美翠不相識者。均一一爲之介。

紹。伯爵亦緊握其腕。爲介紹於各男賓。計來者共二十餘人。非富豪。卽貴族。美翠以一寒素廁身其間。而其清豔幽妙。直將壓倒一切。脫令彼意中人見之。不知若何歡幸。顧來賓雖雲集。而彼翩然而去。倏焉而來之洛孟。則仍未有消息也。諸賓客不過引領盼望而已。惟美翠心中。殊忐忑不安。竊疑前信之不足憑。且慮或有他故。時爹拿茂夫人亦至。伯爵出迎問曰。西卑姑娘來否。夫人答曰。已偕我來矣。言時。西卑已盛妝下車。珊珊而入。伯爵立而待之。寒暄數語。同入客室。爹拿茂夫人問曰。洛孟已到未。伯爵曰。尙未到。然料其不久卽來。我等可無庸相待。先用午膳。言畢。卽邀諸客至膳室。以次就坐。美翠則自擇最後一位坐之。刀匕甫舉。忽一僕倉皇入。諸賓客皆舉目驚視。美翠心中尤突突跳動。如受非常之戟刺。

第十五章

伯爵及衆賓客皆驚視此僕。僕奔近。疾聲向伯爵言曰。少主洛孟歸矣。言甫訖。履聲橐橐。一美少年昂然入。衣飾華美。目光爛爛四射。髮分左右。鼻與伯爵無少異。

體極雄偉。儼若一少年武士。伯爵時坐主位。正與洛孟相對。洛孟向四座略一流盼。卽先趨至伯爵前。伸手言曰。伯父邇來安好否。是時座中諸客靜聽伯爵之答。目光俱射集伯爵及洛孟身上。伯爵卽出手與洛孟相握。答曰。洛孟。吾以爲爾一去多年。殆忘懷我矣。言時。聲極和婉。洛孟曰。否否。何敢忘懷。語次。迴視諸賓客。伯爵卽指美翠左邊一空位。謂洛孟曰。坐此。洛孟坐下。伯爵問曰。今日到何晏耶。洛孟曰。兄至車站時。火車適開去。因附下一次車來此。故少遲耳。時僕人送羹湯食品至洛孟前。並爲斟酒。洛孟曰。吾嗜葛酒。可取葛酒來。僕諾而去。洛孟五年前在家時。常喜飲葛酒。此酒獨伯爵府有之。蓋家釀良醞。非外間所沽也。僕旋取酒至。滿注杯中。伯爵笑向洛孟曰。座中客爾亦有曾經相識者。尙記憶否。洛孟向爹拿茂母女致敬言曰。數年闊別。今復會於此矣。爹拿茂夫人及西卑答曰。此君家盛事。吾等自應來祝賀也。洛孟謙詞稱謝。美翠料洛孟將與己言。側目睨視以待之。乃洛孟絕不一顧。伯爵又爲一一介紹座客。及美翠。洛孟仍淡漠無一周旋語。美

翠心大奇詫。竊念洛孟得母已忘却舊盟耶。朝思而夕盼之。五年如一日。相見乃落落如此。薄倖郎將焉置妾也。此時幾不能自持。面色忽而青白。忽而紅暈。魂魄一似已離其軀殼。座客亦多有覺之者。第不知其當日情事。以爲此少年女子。未免羞怯耳。一寸芳心揉碎。誰知之耶。時有連頓伯爵問洛孟曰。子在外遊歷多年。險阻之遇必多。洛孟曰。然。西卑卽問曰。可賜教否。洛孟曰。可。吾試爲諸君略述一二。乃曰。吾有一次在某處。與人格鬪。幾至喪命。後得一人救脫。此吾第一次所遇險事也。又一次。言至此。面色頓改變。乃止不語。西卑曰。又一次若何。洛孟曰。吾有一友。吾甚與之契合。西卑曰。彼必有可喜之處。洛孟曰。然。吾與同處數星期之久。言時。伯爵適舉酒屬客。洛孟遂又止。西卑又問曰。洛孟。何不卒其辭乎。洛孟曰。吾等今日歡晤。不宜述此驚魂碎膽之事。俟緩日述之。何如。連頓又曰。子數年來在何處最久。洛孟曰。在澳大利亞最久。連頓曰。子至澳洲乎。此吾舊遊地也。洛孟曰。伯爵亦曾至澳洲耶。連頓曰。然。吾曾在澳洲開辦金礦。洛孟曰。彼地多金礦。

吾亦曾從事於此。西卑急問曰：已獲多金乎？洛孟曰：此事非一朝夕可以獲利。噫，主賓酬酢之際，言笑互作，合座皆歡。惟彼隅坐，一情懷最深之女子，乃不得一邀情人顧盼。欲哭不可，欲笑不能，欲行不得，欲留不忍。洛孟洛孟，爾竟忘臨別時割髮相贈乎？爾竟忘攀籐時叮嚀後約乎？豈今日復歸，不敢再忤爾伯父耶？抑將從命以訂西卑之婚耶？既有今日，何必當初。此五年中迴腸寸斷者爲誰？眼淚洗面者爲誰？博君歡迎會上，如此冷眼耶？脫美翠而非曾秉教育者，非拂衣而起，卽戟手而詈耳。而洛孟則揚揚如無所覺。頃之，轉由賜士尼伯爵問曰：洛孟，爾豈不識美翠姑娘耶？洛孟曰：雖曾晤面一二次，但相隔既久，幾於不能認識矣。噫，此言更奇絕。當日林檎樹下，並坐密談者非一次，妾心未分明，妾貌猶昔耳。以從前之情意，卽隔世相逢，猶當靈魂通一點之犀，精魄貫三生之石。今明明君與妾，乃曰不相識。欺爾伯耶？抑自欺耶？美翠此時如身墮五里霧，幾疑此會在夢中矣。而洛孟則與諸客談笑頗歡，膳畢離座，始止其懸河之口。且曰：恕未能詳述遊歷所遇。幸

諒之。諸客均笑曰。請俟異日。洛孟又向美翠曰。未得與姑娘盡歡。求勿見怪。美翠心更不快。略一睨視。未及答言。卽隨諸客同出膳室。噫。前此所敘之情事。讀者當尙憶之。諒諸君注意。亦在洛孟與美翠重晤時。作何情景。而乃懷人風雨。覲面河山。人情翻覆。有如是耶。男女來賓出膳室後。餘興未闌。畢集客廳。美翠獨坐廳之一隅。默默不語。聞連頓夫人曰。伯爵今日得洛孟來。欣悅情狀。爲近年所未有。爹拿茂夫人曰。然。伊本爲伯爵所鍾愛。況久別重逢耶。連頓伯爵曰。但未悉洛孟出外多年。性品格。尙如前否。夫人曰。適聞其談吐。較前似覺圓通。我輩何不邀之來。試觀其有無缺點。諸客皆贊成曰。可。連頓伯爵遂趨出邀之。美翠沈思曰。洛孟爲伯爵嗣子。彼亦一伯爵矣。較前圓通一語。爲彼富貴中人所賞識。我聞之。實爲痛心。今彼旣目空一切。竟視我如下流女子。吾實不欲與之再見。顧又不便獨先諸客而行。視此廣麗之客廳。有如牢獄。芒刺在背。坐立不安。旋聞喧笑聲自外而至。美翠睨視之。則見洛孟手扶賜士尼伯爵。後有數客相隨。伯爵一手置洛孟肩

上。一手執杖。笑容可掬。較昨日相見時。容顏似少十年矣。伯爵與洛孟入。坐西卑。小姐側。洛孟酒後微醺。兩頰酡然。美翠見西卑頻頻注視之。而來賓中亦多帶酒意。興會飛烈。或笑或言。嘈雜不可復辨。惟聞爹拿茂夫人問洛孟曰。子好跳舞乎。抑彈琴乎。洛孟答曰。兩者皆非所長。然吾頗喜作從軍調。諸客皆曰。何必謙遜。請爲我輩奏一曲。何如。西卑尤爲注意。促洛孟曰。請毋見却。洛孟笑領之。遂趨琴檯前坐。隨意鼓一曲。諸客交口稱贊不已。且請再鼓。洛孟笑曰。請奏從軍調可乎。言畢復鼓。且歌以應之。聲極宏壯。諸客皆拍掌曰。洛孟誠壯夫哉。洛孟起立曰。藉以娛賓。勿笑粗鄙也。意欲趨西卑前。忽見美翠獨坐一隅。遂行近與語曰。美翠姑娘好音樂否。美翠見洛孟至其前。不禁全身顫動。強自抑制。低首徐徐答曰。妾不解音樂。洛孟曰。確乎。又曰。明日四句鐘。吾當往小園探望姑娘。美翠曰。可。洛孟遂至西卑座旁談笑。美翠覩此。益刺目傷心。乃伺諸客談正濃時。啟廳門潛身而出。諸客皆弗之覺。

第十六章

賓客既散。洛孟侍賜士尼伯爵坐。絮絮述別後事。伯爵微有倦容。洛孟曰。兄扶伯父歸寢室可乎。伯爵曰。唯。吾倦欲眠矣。爾之寢室。吾已命人預備。仍爲爾昔年所居者。爾今日勞頓。亦即可歸寢。洛孟曰。諾。伯爵起立。洛孟扶之至梯側。仰視伯爵拾級上。已則隨後擁護之。至梯口。見有僕執燭迎候。洛孟乃鄭重道晚安。徐徐退下。復反至膳室坐。默忖今日之事。伯爵並諸賓客情狀。不覺啞然自笑。又念美翠不知何時先行。吾竟未之覺。豈彼有疑於吾耶。否則何至不別而去。旋又自慰曰。否否。吾無可致美翠動疑處。殆彼酒力不勝。故先去耳。然吾今日竟未料及美翠在此。亦吾疎漏處。吾約以明日四句鐘前往。相見當何如耶。此時心中轉縈迴不能置。起步室中。蹀躞往來。旋復推窗外望。見月色已上。淺草平鋪。遠樹四匝。蓋窗外卽花園。景物頗足怡人。遂盡忘美翠之事。以爲吾今富貴已足。彼區區一女子。何足梗吾念耶。噫。讀者至此。當知洛孟之爲洛孟矣。獨憐美翠。憶昔別之深情。感

重逢之不偶。今夕何夕。恐數盡更籌。不復成寐耳。洛孟正倚窗眺玩。忽一僕入。此僕爲司滌器者。見洛孟尙在室中。乃低聲曰。少主人在此耶。請恕吾唐突。洛孟微笑曰。無妨。又曰。爾何名。吾竟忘之矣。僕曰。吾名羅辨士。洛孟恍然曰。吾今記憶力。迴不如前。并爾名忘之。羅辨士。爾憶我未行時各事乎。羅辨士曰。憶之。吾在府中久。少主人未行時。亦嘗執役左右也。洛孟曰。然。爾之記憶力。乃勝於我。我在外數年。經歷事多。家中情形。頗多恍惚矣。羅辨士曰。此誠意中事。又曰。少主人尙不睡耶。洛孟曰。亦擬卽歸寢室。言次。忽瞑目作思忖狀。曰。吾之寢室。憶似從東去。然否。羅辨士曰。否。西行登第二層樓。南向第一室。卽少主人寢室也。洛孟失笑曰。吾誠憤憤。微爾言。吾幾誤矣。羅辨士曰。吾請送少主人歸寢可乎。洛孟曰。可。羅辨士遂前行。導洛孟登樓。至寢室外。推扉入。電燈已燃。羅辨士指第二室曰。此爲更衣處。又指小門曰。出此門倚欄一望。卽見高頓先生所寓之小園。洛孟笑曰。然。吾尙憶之。羅辨士又指桌上燭盤及置燐寸之盤。曰。少主人睡時。旋滅電燈。可燃此燭。又

曰。需喚人來此。伺應否。洛孟曰。不必不必。吾昔日在家。本不喜多人隨侍。在外數年。更獨行時多。爾今亦可往睡矣。羅辨士唯唯退出。洛孟閉門坐榻上。終以美翠先歸。不免疑慮。繼乃決然曰。吾有信物在。明日相見。何患無詞。倘彼果見疑者。吾亦有策以處之。遂啟行篋。檢出一日記小冊。及巾髮等物。展視一過。又將日記翻閱移時。然後重納篋中。自覺倦乏已極。遂斜臥一軟皮椅上。燃雪茄一枝吸之。未幾竟入睡鄉。夢中忽驚呼曰。屋焚矣。屋焚矣。嚙語未竟。頓自驚醒。急起立。見胸前襟上爲火燒一巨孔。煙縷縷然尙未熄。蓋雪茄由手中落下所燃也。急以指撲滅之。四顧房內。又啟門出覽一周。然後入。復坐椅上。悄然自笑曰。幸無人聞吾夢語。吾何故夢中尙不忘焚牧羊屋事乎。噫。吾何怯也。

第十七章

美翠自伯爵府中潛歸後。一夜無眠。念今日之洛孟。竟與攀窗訂約時。冷暖如出兩人。豈出外五年。性情一變至此耶。尤可笑者。昔日以拒婚忤伯爵。聞卽爲西卑。

而今日相見。乃如夙契。眞令人百思不解。翌日晨起。仍鬱鬱不樂。乃更衣往村中散步。藉遣悶懷。奈村人見美翠者。無不問洛孟昨日歸來事。絮絮不已。美翠益覺紛擾。遂又掃興而歸。至半途。遙見洛孟獨騎馳草場中。頻頻鞭其馬。態極殘忍。美翠更覺詫異。洛孟似未見己。遂亦不與覲面。急返家中。見其祖方獨坐。色頗不豫。美翠曰。祖父何事憂形於色耶。高頓舉首見美翠。徐徐曰。美翠。兒知吾等居此將不久耶。美翠曰。何故不能久居。高頓曰。爾不見洛孟已歸乎。其品格乃大異從前。頗有乖戾囂張之氣。他日承嗣伯爵後。更張其伯父之家政。自意中事耳。美翠驚曰。祖父亦覺其性情大異耶。高頓曰。然。爾昨日亦與之共席。爾見其如何乎。美翠曰。雖與共席。不甚接談。但亦覺其性情舉止。異於往昔。誠如祖言。高頓曰。今早吾與之路遇。行前欲與語。彼見我直如平素未謀面者。驕傲如此。尙能共事乎。美翠曰。倘彼意不願我等居此。吾祖卽當引去。必毋戀戀。使之生厭。美翠言至此。面轉慘白色。高頓亦無他語。太息出園去。美翠舉首望時計。已一句鐘。忽憶洛孟約今

日四句鐘來。本不願與此薄倖人再見。但不知其尙有何說。又欲一探其心迹。乃決意俟之。至四句鐘未到。悶坐石榻上。約又半小時。始見洛孟自外入。斯時美翠似怨似喜。不復自辨其是何況味。洛孟一見美翠。卽脫帽言曰。美翠。請爾原諒來遲。因購一小犬未能卽妥。致延遲至今。美翠答曰。無妨。洛孟曰。與爾一別數年。今日乃能重來話舊。吾生平希望。惟此一事耳。美翠聞洛孟言。覺其猶未盡味。昔日良心。遂相將坐下。洛孟曰。此處爲吾等昔日觀書敘談之地。吾見此石榻。見此林檎樹。皆覺其可愛。美翠未答。洛孟又曰。吾夢寐所不能忘者。獨吾遁走之夕。臨行時與爾訂約話別情形也。美翠瞿然問曰。爾尙未忘此夕耶。洛孟曰。然。吾等彼此皆有質信物。未悉爾尙憶之否。美翠低答曰。吾詎忘之。洛孟曰。吾亦知爾不忘。美翠曰。吾意君於此事。殆作小童嬉戲視之耳。洛孟曰。否否。吾夢中亦常念之。又曰。美翠。吾猶憶贈爾之物。乃吾新購擬自用之小刀。今此刀尙存否。美翠曰。君誤矣。此刀乃一舊者。非新物也。洛孟曰。然。吾購時本是舊物。然此刀雖舊。吾喜其完

好。故贈爾。美翠曰。君又誤矣。此刀兩摺已崩缺。且爾贈我時。曾說爲校中某友所損壞。詎忘之耶。洛孟失驚良久。始笑曰。是矣。是矣。吾竟忘之。幸勿罪我疎忽。又曰。美翠。吾等交換質信物時。謂吾得志回來娶爾。故吾之珍重爾髮及巾。猶爾之珍重小刀也。語次。從袋中出巾髮示美翠。曰。爾尙識爾舊物否。美翠此時不禁流淚。少頃。乃曰。洛孟。爾莫若將此物還我。我亦將小刀還爾。洛孟驚詫問曰。爾胡爲作此言耶。美翠曰。子旣爲伯爵之姪。又爲承襲伯爵之嗣子。妾乃一微賤女子。安可與貴人結婚乎。言時。伸手欲取髮及巾。洛孟急納袋中。曰。此物未嘗離我。我不忍捨之。美翠曰。子將來旣襲伯爵。何堪儷一花傭之女。洛孟曰。此言吾今日不能答覆爾。然爾亦不宜有此疑想也。美翠見洛孟不允交回。意其尙未盡忘舊好。乃亦不向追取。曰。時晏矣。明日再晤。語畢。起身入屋。洛孟一人靜立園中。默忖曰。美翠眞絕代麗妹也。卽西卑亦不能與之相比擬。但伊何故乃欲收回此質信物。豈已窺見吾隱乎。忽又自解曰。否否。彼殆因吾昨日淡漠視之。故疑吾輕彼耳。繼又曰。

第猶有不滿足處。吾既爲伯爵嗣。則將來亦一伯爵。何可與此微賤女子結婚。且美翠最愛洛孟。兩人必多相契於微。相窺於隱之處。吾與結婚。將來難免不爲彼窺破。況捨彼而外。尙有西卑姑娘。其人亦極婉美。雖不及美翠。然娶妻如此。我願亦足矣。又微笑向美翠所居之樓上。低語曰。美翠。爾今生難望與洛孟重逢矣。

第十八章

洛孟歸至客廳。徘徊室內。一僕入白曰。今日伯爵有小恙。不來晚膳。請少主人獨自傳餐。俟膳後。再與少主人晤面。洛孟曰。爾爲我傳語伯爵。願所恙卽愈。僕唯唯去。洛孟按桌上鈴。又一僕入。卽羅辨士也。洛孟問曰。晚膳在何時乎。羅曰。八時。洛孟曰。可取蘇打及威士忌酒來。羅曰。諾。又曰。非力齊先生欲一見少主人。洛孟曰。非力齊乎。吾試憶其體格之肥瘦修短。語次合目沈思。忽曰。其侏儒乎。羅曰。否。頗且瘦也。洛孟笑曰。然。吾故作戲言耳。彼爲司帳人乎。羅曰。然。彼今早卽欲晤少主人。適少主人出外。洛孟曰。彼今日曾見伯爵否。羅曰。未。因伯爵有恙。故未敢驚擾。

洛孟聞言。頗覺滿意。曰。吾膳後卽見之。爾先往取酒來。羅遂去。洛孟暗忖曰。今苟厚結非力齊。於我有利。吾若見彼。必以法籠絡之。因自燃火吸煙。羅取酒入。見洛孟吸煙。狀頗驚訝。洛孟問曰。爾何故驚訝。羅曰。少主人在此吸煙乎。洛孟曰。然。詎不能吸耶。羅曰。此處本不許人吸煙。別有吸煙室在。洛孟曰。可引我往。羅乃導洛孟至一室。洛孟見是室粗劣不雅。乃坐下。曰。此室太卑陋。久坐令人悶絕。吾將來必別置一軒敞之室。令在室吸煙之人。能觀眺花園及露檯等處。又曰。且須多購檜械釣竿馬鞭等物。以便遊戲時用。羅曰。甚善。洛孟曰。吾意并欲設一酒房。使各色美酒常備。羅辨士。爾以爲何如。羅曰。極佳。洛孟曰。吾當次第爲之。又指室內一門問曰。門通何地。此房何門之多也。羅曰。少主人尙記憶此門否。洛孟曰。忘之矣。羅曰。此門直通伯爵書房。但久已鎖閉不開。洛孟曰。我昨晚始見之。言次。舉首四面瞻望。乃又謂羅曰。吾甚愛爾。爾每日可密進此室見我。羅聞言大喜。答曰。少主人以何時聚會於此。抑或別擇一地。并預示暗號。尤佳。洛孟曰。爾真聰明。俟吾覓

得一合宜之地。再示爾。言時。卽步至室外遍視。指吸煙室外一鄰房曰。此處亦佳。吾等可來此室晤會。又曰。此室亦有門戶通至花園耶。羅曰。無。洛孟曰。將來須將此室開通。使與花園相聯屬。則更爲舒暢矣。羅欣然答曰。少主人計畫良是。會當告知非力齊先生。洛孟曰。非力齊耶。不用告彼。吾有自主權。又曰。高頓在此園多年耶。羅曰。然。洛孟曰。吾從未見彼操作。何也。羅曰。彼不用作工。彼乃一植物學家。但指揮各小工操役而已。洛孟曰。若我則甯用一有力之小工。無需此植物學家。羅曰。否。伯爵甚喜其人。且彼乃近時最有名之植物學家也。伯爵并愛其孫女美翠。昨日亦請伊赴宴。諒少主人已見之。故吾敢料伯爵必無不用高頓之日。洛孟曰。吾若不用高頓。未悉府中人以爲何如。又曰。自後府中各人所作之事。爾可來此一一告我。并卽日將應用之椅桌等物。運來此室。妥爲陳設。羅諾而去。洛孟一人立室中自語曰。此地必須改造一番。因籌度如何布置之法。忽聞鈴聲。知爲更衣晚膳時矣。擲去雪茄煙。入更衣室。此室亦極精美。洛孟又自語曰。料皇宮不過

如是。幸福幸福。吾大幸福。更衣畢。又聞鈴聲。則爲晚膳時之報告。洛孟下樓入膳室。據案獨坐。殺饌羅列。覺烹調之妙。品味之多。幾於應接不暇。洛孟任意饜飮。所進甚多。膳畢。燃雪茄緩吸。復出露臺閒步。見田畛連雲。一望無際。知均爲賜士尼之產。則心又竊喜曰。人以一女子失之。蓋爲欲持贈我也。此時洛孟無一刻無一處不覺欣然自得。譬之圈中豢豕。忽移置酒池肉林之側。吾知其每日且增肉十磅也。俄見一僕入白曰。伯爵今在書房請少主人往晤。洛孟恍然曰。吾幾忘之。急起入書房。見伯爵倚靠一軟背椅上。兩手置椅之兩旁。面色甚灰敗。洛孟趨至桌邊。一手扶桌。一手插衣袋中。謂伯爵曰。伯父之恙若何耶。姪甚憂心。時有一僕人侍伯爵側。心中暗哂曰。近來少主人言語舉動。均極粗鄙。絕不類世家貴族。殆彼在外貧苦多年。致習成此態。轉不及吾輩矣。旋聞伯爵曰。洛孟。吾有一事與爾商酌。洛孟曰。何事。伯爵曰。此吾之意見也。洛孟聞意見二字。心卽一驚。問曰。何意見耶。伯爵曰。吾今已立遺產單。凡吾所有之財產均屬爾。洛孟聞之。心喜甚。佯驚曰。

噫，伯父胡作此姪不樂聞之語乎。姪在澳洲五年，未嘗一日忘伯父。然初未嘗念及伯父財產也。今姪方回，胡乃遽言及此。伯爵曰：爾既爲吾嗣，財產應爲爾有。爾毋須推辭，但不動之產，不可變賣。吾每年所入子金頗巨，計所支用，僅及子金之半耳。故歷年所餘，積至今日，又成一巨款矣。洛孟聞尙有此意外之巨款，心益驚喜。正欲向伯爵致其感慰之語，忽聞門外彈扉聲。伯爵舉首注視曰：進。言甫訖，一人推扉入，手持紙一束，人立伯爵前。伯爵曰：非力齊。汝來乎。洛孟聞伯爵言，知來者爲非力齊。乃與握手曰：非力齊先生，吾與爾竟一別五年之久，君亦常念我否。非力齊雙目注視洛孟，徐徐答曰：少主之形貌，已異從前矣。洛孟佯笑答曰：誠然。吾於五年前，不過是一小童，今已長成，安得不異。伯爵謂非力齊曰：非力齊，此事已辦妥否。非力齊曰：已辦妥。遂將手中所持紙鋪桌上。伯爵指謂洛孟曰：此卽吾之遺產單也。語時，執手中從頭細讀一過。非力齊又展開一未經寫字之素紙，謂洛孟曰：吾誠善忘。洛孟少主之名，吾竟忘却。洛孟答曰：吾名洛孟，意道烈標，沈非

左治力崔馬勞。非力齊遂照書此名於紙上。書時甚爲謹慎。伯爵又指遺產單上一行。讀曰。此財產遺與吾姪洛孟承受。洛孟急言曰。尙須分遺他人否。時伯爵面作灰白色。喘息答曰。無。凡我所遺。一概均爲爾有。非力齊謂伯爵曰。今立遺產單。必得作公證者二人。我爲其一。尙需一人。將誰屬。伯爵沈吟未答。非力齊曰。命吾子施拉士作此證人可乎。伯爵曰。可。非力齊回首向門外呼曰。施拉士。爾入室。施拉士已先候於門外。聞非力齊呼之。卽推扉入。旣趨候伯爵。復向洛孟曰。少主洛孟。久不見矣。洛孟曰。然。非力齊曰。今伯爵親立遺產單。特命爾爲公證人。施拉士曰。諾。伯爵遂令二人簽名於單上。書未畢。斗聞伯爵作一駭人語。手指洛孟。驚叫曰。噫。非力齊。爾識彼否。爾目已盲否。……少間。又呼曰。我識之。彼來時我已識之。語至此。猛然起立。全身顫動。面若死灰。非力齊急扶伯爵坐下。伯爵又曰。此遺產單暫勿交彼。語畢倒臥。昏然不醒。此狡惡無倫之洛孟。爾時亦不覺魂飛膽裂。面白唇青。久之。但注目癡視伯爵。不復能作一語。而彼非力齊父子。則更茫然無所措。

手足。

第十九章

洛孟及非力齊父子。扶掖伯爵歸寢室。伯爵口噤不能言。四肢癱瘓。不復能轉動。三人力掖之臥牀上。卽遣人馳邀醫生來視。少頃。醫生至。洛孟等不暇作他語。卽延至牀前診視。醫生詢問得病狀。洛孟一一備述之。且曰。吾伯父雖久病之軀。然支撐在外。神識清朗如常人。頃以遺產付吾承襲。尙自讀遺產單。親視公證人簽名。不期於此事部署旣妥後。忽然驚叫不省人事。君視可無礙生命否。醫生曰。吾料尙無礙。但……洛孟曰。如何。醫生曰。但不能平復如故耳。洛孟不語。沈吟良久。對非力齊曰。吾料其因吾驟歸。心中未嘗無悲喜交感處。因此遂致腦氣沸亂。以先時所言。證其所爲之事。絕不相符。此卽爲腦亂之確證。爾以吾言爲然否。非力齊點首曰。吾亦如是揣之。語畢遂出。施拉士亦隨其父行。時有兩僕進內。預備醫生需取何物。皆立門左。洛孟與醫生均在牀前。伯爵睜目視洛孟。狀甚可怖。醫生

見伯爵怒視洛孟。乃謂洛孟曰。子可暫時退出。俾吾得詳驗其病。否則伯爵神經益爲紛擾矣。洛孟答曰。甚善。但祈悉心爲之診治。醫生曰。諾。此無煩君囑。然吾意欲在倫敦更聘一著名外科醫生來。與商治之。洛孟曰。悉從尊意可也。語畢出房。徑至吸煙室。往來蹀躞。自忖曰。此老豈已覺察乎。然彼云吾來時卽識之。則何以立此遺產單。旣立矣。何又忽作此怪語。且彼何故問非力齊。識我與否。以吾爲洛孟。不應有此問。疑吾非洛孟。則非力齊何因識我。由是觀之。殆必爲腦氣病。吾頃向非力齊所言。欲以免其疑。實則事本如斯耳。思忖時。忽聞門外彈指聲。洛孟曰。請進。語甫畢。一人入。乃施拉士也。施拉士四顧室中。又凝視洛孟面曰。吾父欲於今晚代辦妥遺產單。洛孟答曰。不必急急。今伯爵有病。姑緩待之。施拉士曰。此遺囑乃最要事。少主竟輕視之耶。洛孟曰。否。又曰。爾旣如是留心我事。可請爾父明日十二句鐘時。至書房相晤。施拉士曰。諾。吾今往覆吾父。言竟欲去。洛孟止之曰。且緩。吾尙有言。今尙能爲吾辦妥此事。吾必不忘爾父子。施拉士未答。洛孟又曰。

子尙憶五年前在小園初遇時乎。施拉士目注洛孟仍未答。洛孟曰。彼此年幼。因一犬之微。遂致拳擊爾仆地。此事爾不可存芥蒂於胸。施拉士曰。少主能忘之。幸矣。我何敢芥蒂。洛孟曰。吾甚願常見爾。爾於暇時可來此晤我。施拉士曰。諾。施拉士出至客廳。非力齊尙坐待之。問曰。施拉士。爾曾見洛孟否。施拉士曰。見之。非力齊曰。彼作何言。施拉士曰。但囑辦妥遺囑耳。又曰。吾不解伯爵何故既立遺囑。忽又囑父勿遽將遺囑交付之。非力齊曰。此意吾亦不解。或其病中譎語耳。但伯爵病勢如是之重。若遺囑不交付洛孟。一旦不起。其財產將作何歸著乎。施拉士曰。吾意伯爵之病恐不起。非力齊曰。醫生則謂無礙生命。但恐愈後言語不能清晰耳。施拉士曰。洛孟請吾父明午見彼。非力齊點首曰。可。於是同出客廳。翌晨。倫敦所延醫生卻利士新福至。洛孟導入伯爵臥室。診視畢。謂洛孟曰。伯爵病甚劇。且年高精血已衰。幸而能愈。亦非一朝夕事。洛孟曰。吾意欲請足下就吾長聘。卽寓府中。便於朝夕施治。醫生曰。欲吾居此。每月非得百鎊不可。洛孟曰。諾。吾當先付

百鎊。卻利士曰。吾尙有一言。吾當盡吾能力以保伯爵貴重之生命。但其腹中有一部分已壞。愈後恐言語不能清晰矣。洛孟曰。此亦不能求備於先生。但不致有礙生命。幸矣。醫生曰。君言誠是。自伯爵得病。遠近戚友。聞知其事。是日來候伯爵之男女賓客甚多。洛孟在客廳招待。一一稱謝道歉。西卑母女亦至。洛孟更振起精神。與西卑款洽。西卑曰。吾聞伯爵病。不獨爲伯爵憂。且爲君憂也。洛孟躬身謝曰。深感姑娘盛意。吾初歸。驟逢此事。頗形惶懼。而親友熟識者少。鮮能據我胸臆者。西卑曰。君豈忘我爲數年前之友乎。洛孟曰。不敢忘。吾在澳洲數年。亦未嘗一刻忘姑娘。西卑聞洛孟言。心竊喜。思洛孟果悔前此之拒婚矣。洛孟又向諸賓客談伯爵病狀。并述立遺囑之始末。非列道夫人曰。伯爵殆見爾出外多年。今驟歸。轉以喜極致病耳。俟其愈後。子宜盡心歡慰之。洛孟唯唯稱是。諸賓客坐良久。洛孟款以茶點。始一一送出。時已十二鐘矣。洛孟反至書房候。非力齊尙未至。乃臥一小榻上。合目休息。少頃。聞啟扉聲。急開目視。則非力齊父子也。洛孟謂

非力齊曰。非力齊君。勞苦矣。非力齊躬身答曰。謝少主垂意。洛孟曰。今吾所以約爾來此者。蓋因伯爵病勢甚危。欲向爾一查伯爵之產業耳。非力齊曰。遺產單已攜帶在此。請少主觀覽。語頃。卽從衣袋出紙一束。呈洛孟。洛孟接閱一過。見中祇一紙已簽名。餘則因簽名時。伯爵忽起病。故中止。問曰。爾能以此紙交付我否。非力齊曰。此財產終爲少主所有。卽交付少主奚妨者。洛孟曰。感爾厚意。又曰。吾尙有一事告爾。非力齊曰。何事。洛孟曰。吾欲將馬房及不完全之羣屋。大加整頓。并添購數馬。非力齊曰。少主已預備如何布置否。洛孟曰。吾今晨已電聘倫敦工匠矣。非力齊曰。房屋固宜修繕。但爲工甚鉅。需款多。恐伯爵或不願爲此耳。洛孟曰。吾料其必不阻止。非力齊曰。待再籌之。洛孟曰。若整頓馬房。則高頓所寓之小園。非拆去併入不可。非力齊驚曰。高頓之園亦併爲馬房。則將令高頓居何處耶。洛孟曰。吾欲辭使他去。以彼每月工值。可添傭十數工人。非力齊曰。若令彼他去。必資助其遷費。洛孟曰。此亦小事。言訖。隨書一百鎊之支票。交非力齊曰。可持此囑

伊速去。非力齊取票辭出。意殊不以爲然。

第二十章

非力齊由小徑穿過。遙往桂香小憩。見施拉士方凭欄而立。目注美翠樓上。非力齊曰。我以爾已赴倫敦矣。乃猶未耶。施拉士囁嚅曰。我已郵達居停。明日始去。父今來覓高頓耶。非力齊曰。洛孟欲將此園改造馬房。命我囑高頓遷讓。施拉士曰。伯爵知之乎。非力齊曰。未知。言時步入屋內。美翠適出見之。曰。非力齊先生來耶。吾祖在客廳。君從吾入。言時先行。至高頓前告曰。非力齊先生來矣。高頓正編書。案上有美翠所繪花卉數紙。聞言起立。邀之坐。美翠亦坐高頓側。非力齊引目視高頓曰。我特來知照君。言時適鐘鳴。高頓竟未聞所作何語。美翠頓失色。問曰。知照何事。非力齊曰。洛孟少主欲收回此屋。請君遷居。高頓曰。收回此屋耶。非力齊曰。然。彼欲改此園爲馬廐。卽日便須開工。故令我囑君速遷讓。高頓出意外。疑己誤聽。曰。君言洛孟囑我出此屋乎。非力齊曰。然。高頓面色驟變。勉自抑制曰。然則

我當以何日遷。非力齊曰。以明日爲期。高頓從椅上躍起曰。如此急促乎。非力齊曰。誠過急促。然彼已電招倫敦工匠矣。美翠急扶其祖歸座。逆知此必洛孟心變。彼之爲此。乃欲我離彼去耳。然猶力忍其怒。問曰。此洛孟意乎。伯爵知之否。非力齊曰。伯爵病發。至今未能言。此言乃洛孟告我。并囑以百鎊贈令祖爲遷移費。言時出票交高頓。高頓閉目欹椅背臥。一如未聞。美翠起接其票。力撕之。擲火爐中。顫聲曰。無須此。我等明日遷。囑彼來收屋可也。言訖。淚下如雨。俯首倚其祖肩上。哽咽曰。祖勿悲。去則去耳。我輩雖貧苦。諒不至捨此不能另圖枝棲也。高頓轉其首與之接吻曰。爾言然。非力齊見美翠火其票。意頗不懌。曰。爾亦太愚。百鎊非微資。君家非有餘者。火之詎不可惜。美翠含淚答曰。君如憐恤我。請以我頃所言告君。少主足矣。非力齊無言。手執其所戴之帽而出。施拉士隱身屋外。俟其父去。乃突然入。高頓及美翠皆一驚。施拉士曰。高頓先生。令媛甚有主見。君可從其言速遷。美翠曰。君聞嚮者吾等言乎。施拉士曰。聞之。故冒昧入。欲少爲君等助也。美翠

拭淚坐起。以手自挽其髮。施拉士曰。我早知洛孟之爲人。直如禽獸。美翠止之曰。可勿復言此人。施拉士此語方出口。恐美翠觸念初見互鬪事。本已自悔。聞美翠言。遂截然止。頃又曰。高頓先生。我此來爲欲助君耳。美翠曰。助我等乎。可不必。施拉士曰。姑娘勿誤會。我非能助君等以財也。君等遷移時。如有用我効力之處。我必不靳。君等居此久。遷移豈易事。卽覓屋尤非易。高頓聞言微歎。施拉士笑曰。我乃最喜助人之人。人有困難。必盡吾力。美翠曰。妾知君能助人。但君不能助妾等。施拉士曰。吾自信必能助君。若君任吾相助。則事無不濟。諒君友人亦甚少。美翠搖首曰。然卽有朋友。此時亦如秋葉之離樹矣。高頓自得此不如意。音耗後。腦氣沸亂。美翠與施拉士問答語。如罔聞知。施拉士謂美翠曰。吾二人可出外一談。美翠從之出。施拉士立欄畔。以背倚之。低語曰。美翠姑娘。今吾等須商應爲之事。美翠曰。早離此地。爲吾祖覓新職司。妾之所期如此。施拉士曰。高頓先生年已高。恐難覓相當之職司矣。莫若姑遷往倫敦爲妙。美翠曰。遷往倫敦乎。倫敦亦有花

園可任吾祖爲藝師否。施拉士曰：花園甚多，但吾意不欲其仍作藝師。吾知其所著植物書將脫稿，到倫敦後，售版權於印刷所，即可獲利，並知克定巷有一空屋，我當爲君稅之。彼處近博物園，園有藏書樓，高頓先生可常往參考植物諸書，以速成其所著。我爲求售君等不患無資用矣。美翠曰：甚善。妾亦可以繪畫出售。施拉士曰：繪畫之外，亦尙可別謀生計。姑娘如決定，我當代往求洛孟，彼或能以數日遷移期寬君，則布置較從容。美翠曰：請勿暫求洛孟寬期之事。妾決計明日赴倫敦。施拉士曰：既如是，我可同行。此處家具，毋須攜往，只部署行裝可矣。吾今日先代電屋主，俾作預備。明晨當僱馬車來迎君，及高頓先生赴火車站。我先在彼相待。美翠聞之，注視園中花木，念明日當與永別，不覺刺目傷心，淚波橫溢，乃出巾徐拭。謂施拉士曰：感君提攜，且事事週到，君誠善人哉。施拉士曰：此乃朋友應盡義務。若高頓先生經濟缺乏，可！美翠不待其說出，卽答曰：無須。妾祖雖貧，不肯無故受人貸助，但期君所言植物書可售，妾可以繪畫謀生。此二者不誤，則目

前必尙可支持。施拉士曰。如此甚善。吾行矣。知姑娘此刻時間甚寶貴。急須檢點行李矣。明日午前十時一刻。在車站相見。美翠反室。見高頓獨坐無語。乃以遷往倫敦事告。高頓不置可否。惟微頷之而已。美翠遂代其祖檢點衣服書籍。一一入之行篋。又自理其妝具衣箱書囊。忙碌約兩小時。方得妥貼。喘息微定。坐椅上暫歇。一時又念自洛孟歸後。數日以來。昏昏如在夢裏。五年思念。其結果乃若是。方信世間不乏薄倖人也。夜中輾轉。不復成寐。次日絕早起身。高頓起亦甚早。見美翠不作一語。美翠恐其鬱抑致病。時以言慰問之。終不答。八點半鐘。馬車已來。美翠另僱一車先費行篋去。然後從容別諸近鄰來送者。攜祖同出小園。行過石榻前。又生無限之感觸。然美翠知此去感觸正多。亦祇有極力撇去之一法。遂掉頭不復回顧。一躍登車。眼中所見。皆以一重無情厚幃隔之。俄而聲磷磷然。起於耳際。此美慧可憐之女子。兀坐車中。一時如槁木死灰。一時如針氈芒刺。揮手自茲去。自以爲今生不復重臨斯地矣。頃刻至車站。施拉士已先在彼相候。必欲代之

買票。美翠不可。自購三等票兩張。施拉士則爲二等票。登車後。施拉士常常入美翠座。指點一路經過之處。及抵倫敦。已有四輪雙馬車迎候。行李悉入車箱。三人共乘至所稅之屋。車停門外。屋主婦年已半老。率一婢出。代爲招呼。並謂施拉士曰。昨日接先生電。已將樓房打掃潔淨矣。施拉士曰。甚善甚善。於是導高頓及美翠登樓。並代佈置各物。高頓臥一椅上。頗形倦怠。施拉士乃謂美翠曰。高頓先生倦矣。姑娘亦大勞苦。請少息。我去。明日再來。言時。出手與握。且曰。不驚動高頓先生矣。美翠稱謝。送之出房。雖夙昔深惡其人。然今日一番照料。亦足動其一瞬之感情。詞色與平日自異。此在美翠固無所矯飾。然隨物之因付。與心藏之愛憎。究不相涉。嗟彼施拉士。徒以用此一日手足之烈。遂自謂佳人入我彀中。抑何愚也。

第二十一章

美翠遷居倫敦之第一夕。終夜不能入夢。自覺孤立於此世界中。舍一衰病之祖父外。此心更無所依戀。加以車馬輪蹄之聲。奔走喧闐。徹夜不絕。彼來自蕭閑寂

靜之境者。詎能堪此。施拉士代賃之屋。在克定巷。距赫街甚近。巷內共六宅。居鄰一爲醫生寓。一爲裁縫鋪。餘皆住宅。雖非下等之屋。然較諸當日所居者。相去不啻霄壤矣。天明時。鱗鱗之聲少止。美翠甫交睫。又爲送牛奶者驚醒。乃離榻啟窗俯視。下爲屋後空院。與左右鄰牆宇相望。如犬牙之交錯。欲見一草一樹。均不可得。美翠在花鳥世界長成。曉玩含葩。暮聽啼宇。今一變而爲闌闌中人。感懷撫景。能不悵然。正欲移步掩窗。瞥見鄰宅院中。堆置無數亂石。亦有雲母石在內。若爲一巨人負之至此。力盡而隨意委卸於地者。院前一屋。以玻璃爲瓦。美翠初甚詫異。繼悟爲石工雕刻之廠。時屋主已遣婢送早餐至。美翠見此婢面染煤灰。知必從事於炊爨者。遂問曰。爾爲此屋執役者之一份子乎。婢側首視美翠曰。一份子耶。非也。此屋僅吾一人服役耳。美翠正接其所持物置桌上。聞言甚詫訝。乃曰。此屋止爾一人操作耶。婢曰。然。惟料理肴饌。非我所能。乃甫露順先生自任之。又洗地時。另由外間僱一人相助。然吾體健如馬。能任多工。吾曾語甫露順夫人。不必

僱人相助。又曰。姑娘居此甚佳。施拉士先生曾云。姑娘及令祖均上流人。今吾見之亦信。此樓下有一老叟居住。其人亦慎重。美翠頷之。又問曰。爾何名。婢曰。吾名忒路德。又名忒尼。有時因觸甫露順夫人之怒。乃呼吾爲不肖忒路德。美翠曰。自後吾呼爾忒路德矣。婢曰。可。還問美翠曰。姑娘何名。美翠曰。吾名美翠。婢曰。美翠姑娘。爾早茶用最白之糖。抑次白之糖乎。美翠曰。何故問此。婢曰。吾每值新進此屋之客。必有是問。蓋最白糖較次白糖價值。每磅高三花定。吾由此一問。卽知其人貧富矣。美翠曰。吾非富人。用次白糖可耳。婢曰。諾。又曰。須我往請令祖同餐否。美翠曰。不須。吾當自往。婢出。美翠遂至高頓房外。用指彈門。不聞應聲。乃推扉入。見高頓尙酣睡榻中。美翠呼之始醒。尙有倦容。知爲心境不安所致。問曰。祖昨夜能安睡否。高頓曰。睡甚安。爾如何耶。美翠曰。亦尙好。高頓盥漱畢。與美翠一同早餐。食品雖不精美。尙不爲劣。高頓神色甚鬱鬱。當割肉時。手微顫動。美翠思有以相慰。笑謂之曰。祖乎。吾等膳畢往遊公園。并往博物館藏書樓觀書可乎。惜時當

冬令花卉不免零落耳。施拉士謂草樹皆佳。兒恐未必。美翠此時尙不知倫敦花園。入寒令皆有煖花室也。高頓曰。甚善。吾少時常往此樓觀書。今相距日久。路徑皆忘之矣。又曰。施拉士何時再來乎。美翠曰。彼事甚繁。不能每日來此。高頓曰。彼待吾等甚厚。美翠曰。然。時已餐畢。美翠偕其祖同出。覺街市喧闐。熙來攘往。車馬絡繹如梭。美翠初臨此鬧市。心頗忐忑。及抵公園。則耳目又爲之一新。二人擇一靜僻處就坐。然遊客經過其前者。亦尙不少。且無不注目美翠。流連緩步。高頓旋起。攜美翠至藏書樓。則琳瑯萬卷。四壁紛披。觀書之人。指不勝屈。高頓與美翠並坐一處。命值書者檢植物書數種。高頓一一披閱。以印證其平日之所發明。約半時許。絕無倦意。美翠知其未肯卽回。思先往市上購物。乃問曰。祖留此觀書。兒赴市購物後。即來可乎。高頓略舉首答曰。可。此處五句鐘閉門。如屆時爾未來。吾當遲爾於園外。亦有椅位可坐也。美翠曰。諾。遂出園向來路行去。蓋美翠來時。已默識購物所在。故雖人地生疎。初不費事。一時將各物購就。因離寓已近。遂先將物

送歸。並擬爲高頓移榻。及門。正欲按鈴。忽見一老者。先立門外。面貌頗誠樸。時老者已先按鈴。回首見美翠。卽脫帽曰。姑娘宥我。我未知姑娘在此。又曰。姑娘曾按鈴否。美翠曰。尙未。時忒路德已啟扉。謂美翠曰。歸來耶。復謂老叟曰。沮倫先生亦同至矣。老叟曰。然。又問美翠曰。姑娘卽昨日新遷來此之客乎。美翠曰。然。丈亦居此耶。老叟曰。然。美翠遂與握手。曰。容後再會。語畢。匆匆入臥室。忒路德亦隨入。問曰。姑娘需我否。美翠曰。爾能爲我遷此榻否。因吾祖欲坐近火爐也。忒路德曰。遷此榻耶。先時位置非不佳。美翠曰。吾不告爾。因吾祖欲坐近火爐耶。煩爾速爲挪移。吾尙欲往公園接吾祖回寓也。忒路德曰。姑娘真謙遜有禮。吾尙爲寓客作事。未嘗得此謙詞。今聞姑娘言。令吾感甚。美翠聞之。轉覺其可憐。視其移置妥貼後。卽復往公園。高頓亦正擬出園矣。遂與同歸。冬令日短。市上均已燃燈。歸時適值晚餐。餐後。高頓復編植物書。美翠則爲繪圖。少頃。施拉士至。與高頓美翠相見畢。問曰。君等居此安否。高頓曰。尙佳。施拉士又曰。此書何時可以脫稿。高頓曰。尙需

一星期。施拉士曰。書成我可代售。高頓喜曰。如是則甚善。施拉士曰。我在倫敦相識頗多。由我攜去出售。或較丈自售爲易也。高頓曰。但又須煩爾矣。美翠雖素惡施拉士。然以其祖喜則亦喜。故詞色稍平和。時高頓仍俯首錄其書。施拉士乃乘間謂美翠曰。姑娘前在途中未有遺失物耶。美翠曰。失一襟針。頃始知之。殊未悉何時失去也。施拉士曰。抵倫敦時已不見。僕早覺之。但係一銀針。失之亦不足惜。美翠曰。君竟留意及此。且知妾之物爲何質乎。施拉士曰。然。姑娘衣飾。吾無一不留意者。吾今特送一物與姑娘。言已。從衣袋中出一小盒。遞與美翠。美翠曰。何物乎。施拉士曰。亦襟針。美翠曰。甚感君之厚意。但請收回。妾不敢受。施拉士曰。此非貴重物。亦銀製耳。美翠曰。毋論貴重與否。妾不需此。施拉士聞之甚怒。然恐爲美翠覺。力制之。乃回首問高頓曰。此書既需一星期脫稿。吾亦須往鄉間。一星期可來。彼時擬約君赴大酒肆一暢飲。何如。高頓曰。若此書告成。當如命。施拉士曰。甚善。又問美翠曰。姑娘亦能同赴否。美翠曰。吾祖往。妾亦可同往。施拉士辭出。至門

外。始露其憤怒之色。勃不可遏。適有一女子行經其側。施拉士呼曰。止。吾有一襟針送爾。言竟。拋盒於地而去。此女子與施拉士向不相識。見此舉動。殊駭異。俯拾盒開視。果爲一銀製襟針。乃收入衣袋。口中喃喃自語曰。殆風漢乎。自此施拉士每日必在美翠寓外。徘徊一二小時始去。蓋彼言往鄉間者。誑語也。一星期後。高頓書果告成。施拉士適至。高頓出書授之。意至鄭重。施拉士乃作諛詞曰。此書一出。定當紙貴矣。我必爲求善價售之。高頓甚喜。施拉士遂邀彼祖孫共赴酒肆。席間酬酢之際。惜美翠但知護視其祖。他事弗措意。否則以彼善察之慧眼。必能見施拉士目中。時時隱含一種不善之色也。酒闌言別。高頓握施拉士手。再三諄囑曰。此書求君代覓售主。慎勿散失。我生平心血。盡在是矣。施拉士曰。毋勞懸念。吾之珍惜此書。尤甚於丈也。高頓曰。此不過吾之贅言耳。君豈猶待吾囑。施拉士既返寓。坐火爐側。立出高頓之植物書稿。手裂成片片。擲諸爐火。發一極怪異之笑聲曰。吾已代汝售之矣。

第二十二章

翌日。美翠晨睡醒。悒悒不快。蓋昨日酒肆情形。美翠本坦然未覺。乃夜間入夢。有大足令人驚心動魄者。思之皆非吉兆。已而更衣入祖室。以爲其祖必已起牀。不料室內悄然。拳幃見祖睡正熟。曲腰側體。如孩提伏母懷中。是時晨光微照。美翠不欲驚醒其祖。輕輕步出。自知既已早起。下能復睡。乃戴冠披外套。擬出散步。並一呼吸新鮮空氣。甫下樓。遇同居之老叟沮倫。沮倫一見美翠。心卽詫訝。蓋美翠與老叟朝夕常會面。會面時必笑容問好。惟今晨美翠面上。現青白色。如有極煩悶之態。沮倫問曰。美翠姑娘外出乎。美翠曰。然。當美翠答時。聲帶微顫。沮倫復以極溫婉之聲謂曰。爲時尙早。言時目注美翠。美翠答曰。妾亦知尙早。惟以昨夜失眠故。欲趁此出外一游。一吸清空之氣耳。沮倫曰。姑娘昨夜失眠乎。然此時天方下雨。奈何。美翠行至院中。仰天一望。見雲容黧黷。細雨霏微。此陰森慘淡之景象。若於己身甚有不利者。沮倫曰。姑娘能容我一勸否。姑娘昨夜失眠。侵晨復冒雨。

出。殊不相宜。此吾閱歷之言。姑娘幸勿泛視。我知姑娘不過欲藉解鬱悶。何不別尋消遣法乎。美翠曰。沮倫先生。我之鬱悶殊難解。沮倫仰首視美翠。頗有不安狀。已而曰。姑娘。爾有何不幸事乎。美翠曰。妾之不幸。雖與丈言。因妾心中有一極注意刻不能忘之事。沮倫太息無語。面上露一種非常憐憫之色。其懇摯情狀。有若醫者之對病人。少停。乃曰。我現擬到工廠。燃煤汽燈。雕一石像。姑娘如與我偕往。視吾雕像。亦一破悶法也。美翠曰。可。妾早有此想。沮倫於是導美翠出門。至隔壁一室。啟門同入。室甚寬暢。入後窗半截。全用玻璃覆蓋。光線由上而下。極軒爽。廠內列石像甚多。有雕刻已竣者。有粗具規模而尙未蕙事者。美翠正逐一鑒別。卽有一少年工人入。身圍短裙。負置石像。往來屑屑。旋復啟門延一少女入。此女衣裙黯淡。去冠向沮倫點首。沮倫延之坐。指謂美翠曰。此吾邀來作模形者。我今卽摹仿之。刻一石像。姑娘。爾以爲何如。美翠審視此女。眉目美麗。體態輕盈。惟神情間頗帶蕭索。美翠見此。幾不暇自憐而憐人矣。沮倫復附美翠耳曰。此女乃我偶

然遇見邀來。語畢。又從櫃中取出多數之石像。謂美翠曰。我甚有幸。遇此許多佳人。助成我技藝。然我皆從無意中得之。美翠仰視沮倫。如有疑惑狀。沮倫曰。姑娘不明我意乎。我以為姑娘如不見棄。可於暇日來此。俾我得一摹色相。姑娘不嫌我唐突否。美翠曰。沮倫先生。爾如欲摹妾像。妾可隨時來此。先生有暇。妾卽有暇也。沮倫曰。姑娘此言。令我感甚。於是沮倫出一未完工之石像。對此女子。如畫師之寫真。一面審視。一面奏刀。美翠見其手段甚靈捷。爲時未幾。而所刻之坯胎。漸覺神情畢肖矣。時又聞院中堆石處。有斤斤椎鑿聲。美翠側耳聽之。沮倫雖專心作工。似已覺美翠之意。乃曰。姑娘聞院中椎鑿聲。以爲異乎。此皆我工人爲我取材耳。石質不能盡良。照尺寸以剗取其瑩淨勻緻者。方能合用。彼等各司其事。我在此室中聽之。卽能辨別其誰勤誰惰矣。美翠曰。君耳一何聰也。沮倫曰。爲我作工者凡四人。我習聞已久。故能辨別。美翠曰。四人乎。我以為君一人自爲之。卽有助者。亦不過一二人耳。沮倫曰。我一人何能兼顧。我所操者刀筆。非能操斧斤也。

此四人微特不能少。且並須壯健者。蓋就此頑然塊石中。以抉取可用之材。非易也。美翠曰。我言甚愚。丈幸勿哂。沮倫曰。凡事非身歷者不知。豈姑娘之愚。又曰。我言聞聲能辨勤惰。姑娘可一試之。請立窗前。每聞一聲。我即可形容此人體貌。俾姑娘一察我言之信否。美翠笑曰。甚善甚善。言時伐石聲適作。沮倫曰。此工人乃一少年。貌甚秀美。髮甚黑。與其餘三人迥不同。人驟見之。必疑不類作此粗工者。雖廁之倫敦貴族子弟中。亦爲一特色人物。惟眼光與常人異。雋美之中。似含有一種受驚之狀。美翠曰。此何故。豈生而卽然乎。沮倫曰。我亦不知。此工人先在船廠中。爲我所見。始招之來耳。美翠曰。丈何事。乃至船廠覓工人乎。沮倫曰。非有意覓之。我執此業。頗難得合用之工人。故須處處留意。又凡遇貌美者。無論男女。尤必致之。以爲刻像之模範。此不幸之工人。我初以其貌美故相招。不料其具此矯矯。操作乃更勝粗傭。美翠曰。丈何故呼彼爲不幸之工人乎。沮倫聞此言。暫輟其手工。並棄所執之刀。歎曰。此人殆有廢疾。美翠益詫異曰。丈不言其操作勝人。

乎。胡乃又言有廢疾。沮倫曰。操作極勤。且敏慧。然其人只憶從某處登舟回倫敦後事。前此二十年所歷。全失其記憶力矣。且并己之國籍氏族。先執何業。均忘之。故吾疑其爲廢疾。美翠亦歎曰。惜哉。沮倫曰。彼貌直如一文雅人。溫潤與少年女子相仿。且彼自登舟後。以至現在之事。記憶力又甚佳。獨忘前事耳。彼恍似以登舟之日。爲其誕生之日。亦一奇也。美翠尙欲有問。沮倫曰。我形容此人。詳且盡矣。姑娘試覘此伐石者。果如吾言否。但吾前所言太多。姑娘恐不盡憶。今簡舉之。則髮黑而卷曲。睛黑而眼長。修偉壯碩。一少年也。美翠微笑。行近窗前。時玻璃窗受室中煤氣燈之蒸熱。汽結如珠。美翠出巾拭之。向外審視。果見一少年側立大塊雲母石之前。一手執鎚。一手執鑿。從事甚力。此人身量修短合度。黑髮如蠶。美翠初窺半面。尙不明了。俄而少年一迴首。面容畢露。一時間美翠陡覺眼光散亂。四肢震顫。一手力握窗前椅背。尙眩暈欲仆。咦。此少年固一美男子。然亦胡足令高尚絕俗之美翠。一見而遽失常度耶。沮倫問曰。美翠姑娘何如。美翠幾不能作

答。久之。乃曰。丈言不謬。

第二十三章

美翠胸中默自忖曰。我豈在夢中耶。前在賜士尼花園中。旣明明見一洛孟矣。今著此工人衣者。不又明明一洛孟耶。前逐我行。今豈又從我來耶。噫。前此之洛孟。雖情況隔閡如再世。然呼以洛孟之名。彼不能不應。今則并呼以洛孟而不可矣。隔花人遠天涯近。惆悵迷離。若墮五里霧。美翠此時。惟自恨其腦中何以不能忘洛孟。目中何以猶能識洛孟。冤孽牽纏。久而弗解。誠不如涸吾腦。盲吾目之爲愈矣。沮倫見美翠顏色大變。心異之。亟停其雕刻。問曰。何事乎。豈爲此奇異之工人。費爾思索耶。美翠更無言可答。長歎一聲。徐步離窗口。坐一椅上。惘若癡人。彼於先時沮倫述此工人語。若已忘却。忽問沮倫曰。爾頃言此工人如何者。沮倫曰。我言此工人失去記憶力。乃至不能自悉其歷史。美翠被此言一提。頓憶沮倫前語。乃曰。我憶之。我憶之。此工人非由船廠中覓得者乎。沮倫點首曰。然。美翠曰。爾又

不言彼乃一貴族子弟乎。沮倫曰。彼自不憶。我何能斷決。但就彼之品格舉止。姑作此揣度語耳。蓋我業雕刻。與畫師相仿。能以意研究人格。而判其身分高下。十得八九。往往不爽。美翠聞此言。益激動其心事。默默俯首。此時雖坐處。已不復見此工人。而此工人之形貌。已似被沮倫用極深之鑄工。鑄入腦膜矣。久之。復問曰。此工人於從前事。一無所憶乎。抑丈未嘗研訊之乎。沮倫曰。我屢研訊之。奈彼竟不之憶。已而又曰。姑娘坐久。我亦作手工久。我願爲姑娘解悶。呼此工人入室。俾姑娘得與之一談。現我作工時刻已畢。頗有餘閒耳。時美翠面色慘白。聞沮倫言。忽雙頰生紅暈。急答曰。不可不可。沮倫微笑不語。而旁坐作模之少女。亦舉目視美翠。意似詫異。頃之。沮倫徐問美翠曰。爾乃畏此工人。何也。美翠覺沮倫已窺見其心事。乃強作笑容。爲掩飾之辭曰。否否。因其現正作工。我不願廢其時間也。沮倫曰。無妨也。言次。行近窗前。探首外望曰。該工人已去。殆往早膳乎。遂返原處。爲彼作模之少女。代披大衣。又在衣袋中取一銀幣與之。然後送之出門。美翠於是

行近少女石像前。細細玩視。欲以心思寄於所見。以澹其腦中凝結之工人。旋向沮倫曰。此女甚美。我知彼必深喜君爲鐫刻此石像也。沮倫曰。我意彼未必容心及此。不過爲一銀幣而來耳。姑娘。爾知令祖喜我刻爾像否。美翠曰。彼聞之必喜。倘於君有益處。祖與我皆甚喜焉。沮倫曰。足感令祖及姑娘之雅意。當我一見姑娘時。卽意欲相懇。蓋我等雕刻工人及畫師。最難得佳本。故時時注意。遇一美人……沮倫說至美人二字。語遽止。恐美翠不樂。急轉口曰。遇一可爲我業增色之人。必思摹仿其像。顧沮倫雖用意周詳。出言惟謹。而美翠則已念念在此工人。初不暇留意及此。殊漠如也。已而沮倫偕美翠同出工廠。行數步。美翠忽如有所驚覺。急問曰。君頃曾告我以此工人之名否。沮倫曰。未。其名曰克利列除望。美翠曰。我疑此非其眞名。其眞名殆亦忘之矣。沮倫曰。我亦云然。但彼有一刀。此名刻在刀上。故彼以爲是己名。其實彼亦不憶此果爲己名否。吾疑此刀不知從何處得之。或非彼物。美翠曰。奇哉。沮倫曰。我亦深以爲奇。且甚憐之人而至自忘其以前

所愿。直如半榦之枯樹矣。姑娘。爾此時稍解悶懷否。美翠曰。幸已舒懷。謝君不少。沮倫曰。我遲日必一見高頓先生。問其喜我刻爾像否。如以爲可。當邀與偕來。俾從旁日擊。可藉作消遣。二人言時。已行出廠門。美翠舉首一望。忽又大驚欲仆。急握沮倫臂以自扶。蓋彼見克利列除望適自迎面至。時已脫去工衣。更顯出洛孟之神情意態。絕與尋常作工者不同。美翠幾欲上前攬祛問之。謂沮倫曰。此卽君工人耶。沮倫曰。然。彼每日早餐後。必在廠外遊散。姑娘何故見之而驚乎。美翠強笑曰。否。時已抵寓。乃與沮倫握手。各返己室。美翠脫去外衣。并除其冠。倒臥牀上。神魂恍惚。覺前在賜士尼府中。見彼久別重逢之洛孟。較此工人。猶有貌似神非之別。輾轉不能暫釋。已而起身行近後窗。冀可遙見之。然此時作工者皆散去。且即在此。美翠亦不能見。因此處距作工處。適爲一屋角所掩也。美翠自此日起。不覺將五年來之相思債。一一鈎起。前此久經灰冷之意念。倏忽重燃。益增熱度。且曩則彼此闊別。不過日夕思念而已。今乃近覩工人。如遇蜀帝於啼鷓。對令威於

化鶴。心知其是。而口不能言。更爲之刻不能安。漸至寢饋俱廢。行坐如癡。而高頓亦以植物書經施拉士取去。兩日來尙無覆音。雖日至博物院觀書。終怏怏不快。直至第三晚。施拉士始至。高頓極歡迎之。而施拉士握手之餘。卽曰。此書已交某友。此友係極大印刷所之經理人。君不可躁急。此書卷帙極繁。非頃刻所能閱竟也。高頓曰。爾言亦是。我並不躁急。顧口雖如是言。而一種煩悶之色。已現於面。施拉士笑語高頓曰。今夜天氣頗佳。且有月色。君能偕美翠姑娘。共出至公園一吸新鮮空氣否。高頓卽謂美翠曰。吾與爾同往公園。一散悶懷何如。美翠本無興致。因其祖久悶。恐致病。遂歡然應曰。可。遂次。施拉士祇與高頓言。如意不在美翠者。美翠亦無心與語。旋聞施拉士曰。我近接一信。由賜士尼來。言洛孟現極自由。馬房已重建。購名馬甚多。並時時設筵邀賓。或遊獵。交際和藹。衆譽翕然。美翠曰。然則伯爵病愈乎。施拉士曰。略愈。但日坐室中。足未嘗出戶。祇我父及洛孟伴之而已。且終日嘿嘿。仍不能言。惟我父則謂彼實能言。其所以不言者。殆有他故。我父

似略知之。美翠默然不復問。已而三人同返。施拉士仍略坐即歸。自後每一星期。施拉士必探望高頓二三次。言及售書。則言即可得價。又常常贈餽花卉於高頓。而不及美翠。蓋逆知美翠必不肯受伊物也。一夕。高頓外出。施拉士與美翠共坐。謂美翠曰。我見高頓先生日來精神大減。美翠驚曰。爾見彼精神日減乎。我殊未覺。施拉士曰。姑娘日與習處。故不能驟覺。吾見其近數星期來。非特精神日減。即軀體亦日瘦。豈因掛念售書事乎。我意欲勸使旅行。出外一吸新空氣。何如。言至此。聞有極輕緩之步履聲。則高頓已徐徐入。施拉士曰。姑娘試一詳審其面貌。如我言否。高頓甫入。美翠即凝神注視。且自責曰。施拉士能辨我祖之形神。而我猶未知。何憤憤耶。時施拉士即起迎高頓。美翠扶之坐椅上。并置一墊於椅背。問曰。祖覺體中不適乎。高頓曰。否。但甚倦耳。我自覺精力日遜一日。今日我步往博物院。半途乃屢就欄杆徙倚。幾不能支。美翠曰。宜請醫生一視。高頓搖首曰。無庸也。即請醫亦無益。言時。施拉士略致慰語。道晚安而出。美翠送至門外。施拉士曰。我

言信否。美翠曰。奈何。施拉士曰。倫敦南去一海濱。地名哈士廷。彼地空氣。最宜於養病。今晚試思之。如果欲去。我可借往。即相伴數時亦可。我觀令祖近日似尙願與我談。爾以爲然否。美翠頷首未答。施拉士已行矣。美翠入。以旅行養病事語高頓。高頓微睜目答曰。旅行甚善。爾到倫敦後。面色亦不佳。但旅行須用度耳。美翠曰。我等現尙有存銀若干乎。高頓曰。我不能記憶。存銀若干。悉在我箱內。爾可一視。美翠曰。諾。於是扶其祖登榻。俟其睡穩。然後啟高頓銀箱。逐一計視。不料祇存五鎊票一紙。及適物靈六枚。餘無有矣。美翠手顫幾覆其箱。自忖曰。今存銀不滿十二鎊。此後如何度日。況祖在病中。醫藥需費。今夜若非啟箱計視。我尙懵然也。旋又自責曰。我祖年高。我早應經意。胡乃疎忽若此。今欲設法。亦已遲矣。況初到倫敦。何法可設。美翠至此。又添出經濟問題。真是四面楚歌。更不知若何爲計。可憐哉。此一夕無眠之女子。次早起來。其祖更疲不能起。亟爲延醫。醫至。診視訖。謂美翠曰。令祖病尙無妨。我當卽以藥來。惟須兼用飲食調補。以白蘭地酒及牛肉

爲佳。美翠欲酬以醫藥之資。醫生曰。姑娘勿庸急急。俟令祖病愈。再開單來取可也。言訖遂去。美翠覺其意溫藹。心甚感之。惟籌思爲其祖料理膳品。復念存金將罄。此後何以爲繼。意惟爲人繪畫。藉博微資耳。美翠因侍奉高頓之疾。幾忘彼少年之工人。然偶一靜坐。卽不免逗上心來也。少頃。施拉士至。知高頓臥病。又見美翠面色青白。語時聲顫手震。乃慰之曰。醫言不妨。當可信。可俟其稍愈。再作旅行耳。美翠曰。然。但……言至此。頓止。施拉士曰。姑娘勿以旅費爲憂。我或可設法。今當先以微資助病中用度。言時。出十鎊票一紙授美翠。美翠却立不接。施拉士曰。此書價之預付者。非我物也。美翠曰。果如是乎。施拉士曰。誠然。美翠乃始受之。曰。君意良可感。施拉士曰。姑娘勿憂。將來書價或能多得。美翠強笑曰。今日幸得君來。實告君。我處現祇餘十鎊金矣。施拉士曰。洛孟一百鎊。爾胡爲却之。美翠曰。我却此金必不悔。施拉士曰。我願與令祖一談。並令知書價已得十鎊。美翠曰。甚好。施拉士先生。吾祖亦正望君甚切也。施拉士不語。徐步入高頓室。心中暗忖曰。施

拉士先生。施拉士先生。恐不久爾將呼我爲親愛之施拉士矣。

第二十四章

洛孟自返賜士尼邸。交遊甚廣。以其談吐。容貌。機變。門第。資財。均足動人。一時富商巨宦。貴紳婦女。罔不爲之傾倒。酬酢馳騁。殆無虛日。昔時老伯爵府前。門可羅雀。今則轍迹日深矣。府中添設會客室數處。或陳音樂。或備跳舞。打彈擊球。咸有專室。紀綱諸僕。昔則終日偃臥。無所事事。今則步益健而聲益揚。且猶不足。復添僱多人。庖人日治其庖。尙時時求越俎者之助。彼老伯爵雖久處富貴中。使非臥病不省。恐亦將咋舌於乃姪之奢華無度矣。且洛孟於馳馬一道。尤所注意。有以駿足踵門者。雖多金不惜。輕薄少年。以此更相趨騫。曩日桂香小憩。所植不易得之奇葩異卉。經顧影佳人晨扶夕漑者。悉數芟夷。版築之聲。震於行路。而馬廐猶未告竣。工程浩大。卽此可見。馬分數種。或以行獵。或以服車。當年老伯爵所視爲上駟者。則皆斥爲僕厮之副乘。或且伏櫪不用矣。其老成人而曾爲伯爵友者。皆

議其不恤嗣父之病。專事行樂。至樂與洛孟遊者。則曰彼老朽守財虜。得此跨竈兒。庶不負門閥耳。於是洛孟之友日以多。洛孟之名亦日以著。然而有識者從旁窺視。則知輕財好義之舉。與貧兒暴富者自不同。而豪俠之名。固非可以剽竊得也。老伯爵病臥一室。有時聞笙歌喧笑之聲。則顰蹙呻吟。似有所言。惜無人能解。洛孟每日必省視其伯父於病榻。或亦爲十餘分鐘之周旋。見時必執其手。親其頰。爲仁愛之語。然伯爵每見洛孟。則必挺腰起坐椅上。雙手震戰。力握椅柄。張目注視洛孟無一語。迨洛孟出後。方如常偃臥。口中尙喃喃不止。非力齊亦常人視伯爵。但相對亦不能作一問答。伯爵見非力齊。只微微太息而已。洛孟款待賓客。雖極注意。然每間數日。必一發奇疾。發則掩門獨坐室中。雖司帳之友。親近之僕。見之亦逢其怒。過此數時。旋復常度。家人無以名之。名之爲黑暗病。尤奇者。彼雖與美翠決裂。然所藏小日記冊。及貯巾髮之小鐵匣。則必日出省視一周。親佩其鑰。不暫離。其房中祇許羅辨士一人入內。司鋪陳灑掃之事。壁懸一槍。乃彼攜來

者。常常注視此槍。如有所思。房內各種美酒咸備。發病時則飲之。似欲藉酒壯膽。以祛其腦中積慮者。間日必出行獵。女子中善騎馬能發槍者。亦多與俱。數十騎連鑣縱轡。賈行廚者隨其後。鷹犬所屆。狐兔一空。倦則張飲於平崗溇野。割鮮燔肥。醉飽而歸。洛孟槍法尤佳。命中於一發。非曹輩所能及。尤精於跳舞音樂。故婦女見之尤心醉。然皆知其爲西卑之禁臠。不敢染指。惟豔羨此未來之伯爵夫人。至有臨鏡自歎者。願洛孟與西卑。實尙未道及婚姻事。惟來往極親密而已。洛孟每遇西卑。格外殷勤。西卑亦然。稠人廣衆之間。兩人視線相交。一若洛孟舍西卑外。無足當彼顧盼之女子。西卑舍洛孟外。無足稱爲英物之少年。但有時洛孟目視西卑。忽含怒色。又似有非常疑惑。轉而移視他處者。此等奇特之情形。不過偶爾發現。人弗之覺。然有一次竟爲爹拿茂夫人所見。心中大惑。以問西卑。西卑曰。母意殆恐彼或不悅我耶。然我知之。彼必爲他故耳。母旣慮其意見不定。兒當以恆心俟之。徐觀其後可矣。讀者諸君誌之。觀現時西卑之對於洛孟。深情摯愛。

若此。似可決其畢生不變矣。西卑爲此言未久。果遂其恆心所持之願。一日。早餐前。西卑獨坐客廳。火爐側。旣非觀書。亦非作事。疊雙手於膝上。似一幅極矜貴之仕女圖。如是至一點鐘之久。著者揣其意。殆必念及洛孟相對之愛情。若謂爲賜士尼邸之珍玩。賜士尼邸之金錢。賜士尼邸之高堂大廈。賜士尼邸之沃產良原。因而爲此沈思冥想者。微特著者弗敢言。卽讀者亦恐弗之信也。旣而聞馬蹄聲。自遠而近。西卑仍坐如故。俄而風馳電閃。及門而止。下馬登堂。則豪氣千丈之洛孟。已入客廳矣。西卑聞彈指聲。乃曰。請進。洛孟卽推門入。急裝未卸。蓋遊獵方罷。尙未抵家。先臨爹拿茂第也。衣上半爲泥污。見者應知其爲途中墜馬所致。然西卑似未留意。洛孟足踐門闕。曰。我不應以此裝入。西卑曰。無妨。此地氈爲日已久。本非新者。君從遠地獵罷而來乎。洛孟釋鞭摘帽。行近西卑。執其手曰。我誠如從遠地來。西卑曰。君言當作何解。洛孟曰。我與友人遊獵。約有一句鐘之久。特吾雖在獵場。恨不急馳而去之。故頗覺路遠耳。西卑曰。君且坐。君欲見我母否。洛孟乃

反置西卑手於椅後。逼近其身而立。西卑之金髮。皆貼於洛孟肘下。謂西卑曰。不必。我來此只欲見爾耳。我此來欲爾知我爲極愛爾之人。洛孟此言。使他人聞之。必極驚喜。而西卑則似早在掌握之中。聞之亦祇俯首不語。洛孟又曰。我愛卿。我自重回賜士尼見卿後。無日不思。甚且夜來入夢亦見卿。卿豈不之知乎。我愛卿若此。卿應許我爲妻。不知卿亦愛我否也。此時洛孟以手撫西卑之髮。且用指插入髮內。音噤體顫。目注西卑以待其答。西卑向爐火坐。初似未之聞者。已而仰首視洛孟曰。君去獵場而至此。專爲是事乎。洛孟曰。誠然。我今日遊獵時。一心祇思念卿。竟致墮馬。然我不至於折頸斷脰。僅污此獵衣。猶幸事也。言訖。以己衣示西卑。噫。讀者至此。殆疑此洛孟不知爲何許人矣。撇美翠則非真洛孟可知。撇馬利又似非殘害洛孟之夏羅。將謂二者均非乎。則何貌似者之多。而美翠之巾髮。又何由在第三人手中耶。西卑此時始見洛孟衣上之泥。乃曰。君何故不慎至此。倘……洛孟遂益俯其首曰。卿極愛我。且極關心我。我最親愛之西卑。爾真愛我乎。

西車倚首於洛孟臂上。呢聲曰。君至此尙作是問。可謂……洛孟曰。我之最親愛者。現我不知何語而可。西車又忽默然不語。久之。乃曰。然則君之愛我。果由何日起乎。以我計之。殆不過數星期乎。爾尙憶當日所言否。爾當日不云終不能娶我爲妻乎。洛孟於此。雖不能明言前此之非我。然苟爲真與西車有愛情者。則無妨曰。我今此見卿愛我。以爲卿已忘前言矣。則西車亦當爽然自失。惟洛孟乃不然。驟聞之。似受一驚。既而囁嚅曰。此我猶在童稚時。料卿必不再提此事。以拒絕我也。西車曰。我非拒絕君。但此事至今日。終爲我戰勝矣。洛孟曰。爾應忘我此言。爾今日之愛。愛我成人時。不宜記我童稚時。西車曰。我固信君愛我。但何以君不早……洛孟接言曰。因我愛卿切。轉不免有少疑耳。洛孟語此時。少離西車。西車曰。疑我乎。何事疑我。洛孟曰。我此言極難對卿說。爾是否真愛洛孟。抑愛將來之伯爵乎。西車驚詫曰。君何以忽作此奇問。洛孟曰。奇乎。然我嘗聞人言。女子好利祿者多。利祿所在。可以棄所愛。可以強所不愛者愛之。西車顛聲低答曰。君誤矣。我所

愛者君。餘皆非我所愛。洛孟復近西卑立。執其手曰。卿言確乎。倘我今後仍見逐於伯父。爲一貧苦之人。卿仍能愛我如故乎。西卑曰。無論如何。我亦愛君。何以君今日猶爲此不入情理之言乎。洛孟曰。上帝賜福於我所愛之人。將來我境遇無論如何。我終可得卿爲妻。言畢。再與西卑親吻。鄭重而去。當洛孟與西卑言時。爹拿茂夫人方立門外。微聞之。洛孟去而夫人入。行近西卑。見其髮披拂如初睡起者。因以手爲之整理曰。洛孟頃來乎。西卑曰。然。彼已向我求婚。夫人乃親西卑額曰。我之愛女。我早料必有今日。爾已許彼否。西卑曰。許之矣。彼初作不情之語極多。後始歡然而去。彼之所言。我不能覆述。母當知其作此言甚愚。我思男子向人求婚。必人人有此種可笑之思想及語言。西卑語至此。稍間。又曰。吾母尙憶彼昔日有不能娶我一語乎。夫人曰。憶之。但爾不應再提此事。西卑曰。我提此事。以見今日之終爲我戰勝耳。